

聯 合 國



# 安全理事會

正 式 紀 錄

第 十 九 年

## 第一〇九五次會議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八日

紐 約

### 目 次

|                                              | 頁次 |
|----------------------------------------------|----|
| 臨時議程(S/Agenda/1095).....                     | 1  |
| 通過議程.....                                    | 1  |
|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賽普勒斯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488):       |    |
| (a)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五日聯合王國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543);     |    |
| (b)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五日賽普勒斯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545)..... | 1  |

## 例 言

凡有關安全理事會之文件，均刊載在每三個月印行一次之正式紀錄補編內。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一文件而言。

# 第一千零九十五次會議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八日星期二午後三時在紐約舉行

主席：Mr. Carlos Alfredo BERNARDES  
(巴西)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玻利維亞、巴西、中國、捷克斯拉夫、法蘭西、象牙海岸、摩洛哥、挪威、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及美利堅合衆國。

## 臨時議程(S/Agenda/1095)

- 一. 通過議程。
- 二.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賽普勒斯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488):
  - (a)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五日聯合王國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543);
  - (b)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五日賽普勒斯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545)。

## 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賽普勒斯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488):
- (a)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五日聯合王國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543);
  - (b)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五日賽普勒斯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545)

一. 主席：依照安全理事會先前所作決定，我現在請賽普勒斯、土耳其與希臘三國代表參加我們對本問題的審議。

應主席請，Mr. S. Kyprianou (賽普勒斯)、Mr. T. Menemencioglu (土耳其)及 Mr. D. S. Bitsios (希臘)就理事會議席。

二. 主席：理事會現在開始審議議程上的問題。這次會議的發言人名單上的第一位是聯合王國代表，我現在請他發言。

三. 我請蘇聯代表就程序問題發言。

四. Mr. FEDOREN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主席，關於首先請聯合王國常任代表Patrick Dean 爵士就安全理事會審議中的項目發言，蘇聯代表團願向理事會理事們指出下列各點。

五. 安全理事會在昨天會議上通過議程，理事會需要審議的那個項目的主要內容是：“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賽普勒斯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488)”。理事會議程的措詞是完全正確的，也完全符合於去年十二月賽普勒斯最初將此項問題提交安全理事會審議[第一〇八五次會議]時安全理事會主席所得出的結論。讓我引述安全理事會主席美國代表當時在結束會議時所說的幾句話：

“我們現在已經聽到了關係各方的發言，以及他們所作的某些保證。我想理事會各位理事也許願意對我們今晚所聽到的發言有所考慮。因此，假如理事會理事們同意，我現在就提議散會。理事會將由主席與各理事進行諮商，在認為適當的時間再行召開會議。”〔第一〇八五次會議，第九十四段。〕

六. 因此，主席，昨今兩天理事會議程的措詞正確指出，理事會已恢復審議早已於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第一〇八五次會議時所討論過的一個事項。無論從形式與內容來看，議程的措詞都是正確的，因為就我們所知，任何人，包括聯合王國代表，都無意在理事會提出任何非屬我們於十二月間所討論過的問題的其他問題。

七. 諸位都知道，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安全理事會會議之後，賽普勒斯代表Rossides 先生在一九六四年一月二日致函安全理事會主席，提請注意“嚴重威脅賽普勒斯共和國的存在與完整的一項新情勢”；並聲稱“必須為此召開安全理事會會議，以期

保護一個會員國免受侵略，並防止情勢之繼續惡化”〔S/5502〕。<sup>1</sup>

八．當時並沒有召開安全理事會，因為某些國家保證它們將盡一切力量找求可以為賽普勒斯所接受的一項解決辦法。所謂倫敦會議就是在當時舉行的，北約組織國家當時曾作了努力，或者可說是施加了壓力——至於施展這些手段的結果如何，是我們全都知道的。

九．我們從二月十六日賽普勒斯常任代表寫給理事會主席的那封信〔S/5550〕<sup>1</sup> 中可以看出，由於土耳其一天比一天更嚴重威脅要侵犯賽普勒斯，Rossides 先生曾在二月十四日很匆忙的向安全理事會主席與聯合國秘書長告警。

一〇．我們也知道，賽普勒斯常任代表寫給安全理事會的最後一封信的日期現在雖然說是二月十五日〔S/5545〕，<sup>1</sup> 但實際日期則為二月十四日，這從交給安全理事會主席的信件內容中可以看出。

一一．似此情形，假如聯合王國為了自己的理由想催促這件事，自行要求召開理事會議，又假如由於施展某些手段，聯合王國常任代表的信〔S/5543〕<sup>1</sup> 現在已經以較早的編號發出，那當然絕不能改變問題的本質。這項問題是早在去年十二月就已經由賽普勒斯提出的。所關涉的是對賽普勒斯而不是對任何其他國家的自由、獨立與領土完整的威脅。從第一〇八五次會議的速記紀錄與目前議程的措詞可以看出，安全理事會開會是為了要繼續審議早先所提出的一個問題，而並非任何新問題。

一二．似此情形，蘇聯代表團相信，有權首先發言的當然應該是曾經籲請安全理事會保護，使它不受外來威脅，並願向安全理事會提出有關對其獨立、領土完整與主權之日益嚴重之威脅的一些新事實的那個國家。

一三．今天安全理事會重新召開會議，與我們一起在此出席的有 Kyprianou 先生，也就是賽普勒斯共和國的外交部長。我們的責任、安全理事會理事們的責任，是首先聽取該共和國外交部長的發言，這是他第一次參加理事會的討論，因為在我們繼續討論以前，最重要的是，我們應該從一開始的時候就知道，賽普勒斯政府與其總統所期望理事會採取的具體行動到底是些什麼行動。

<sup>1</sup>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九年，一九六四年一月、二月及三月份補編。

一四．難道說，對於我們審議中的問題，還有任何其他國家會比賽普勒斯共和國更為深切關心的嗎？還有任何國家的政府會比賽普勒斯政府更有理由要求在理事會首先發言的嗎？

一五．主席，為了我所提出的理由，我現在提出一項特別請求，請你在本次會議請 Kyprianou 先生，也就是賽普勒斯外交部長，首先發言，在此以後，當然可以請聯合王國常任代表 Patrick Dean 爵士發言。

一六．任何其他決定都將完全違反安全理事會所確立的程序，與最起碼的外交禮節。

一七．我們完全支持賽普勒斯常任代表在寫給安全理事會主席的信〔S/5550〕中的立場，就是說鑒於賽普勒斯共和國所提請求的急迫性，那項請求應該比聯合王國代表要早日開會的請求優先處理，所以理應由賽普勒斯代表團首先發言。

一八．主席：我必須請蘇聯代表注意，代表向理事會發言的次序是依照理事會暫行議事規則規定的標準，而並不是依照寫給理事會主席的信的日期的先後，或是任何其他標準。如果理事會許可，我現在就把暫行議事規則第二十七條讀一遍：“主席應按照代表請求發言之先後次序請其發言”。

一九．在理事會本次會議，理事會理事第一個表示願意在這次辯論中發言的是聯合王國代表，這就是為什麼我首先請他發言。

二〇．當然，我可以聽候理事會的吩咐。假如蘇聯代表已經提出了一個正式提議，我很願意把這個提議立刻交由理事會決定。

二一．Mr. FEDOREN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我們已經就這一點表示過我們的意見，現在願意聽取安全理事會其他理事們的意見。主席所提到的基於安全理事會暫行議事規則的形式上的考慮，我們當然也知道的，那是問題的形式方面。

二二．講程序或程序方面的情形並不能使問題得到解決。我們所想到的並不是形式方面，而是這個項目的實體，也就是我們所必須審議的理事會議程。這個問題是由賽普勒斯政府所提出的，因此，我們自然應該聽取賽普勒斯代表的發言，別人不能像俄國人的說法，“擠在父親的前邊”。

二三．我還想提醒諸位注意問題的另一方面。我所想到的是道義方面。我們全都知道在外交人員中，等級較高的代表，特別是外交部長所應享有的聲譽

與特權。我無須對這種傳統的慣例多所解釋，我們的英國同事對於這一點應該是知道得最清楚的。我相信，爲了在政治與外交上都可遇到，一個外交人員應該對比他更高級的人退讓——就目前這件事說，就是賽普勒斯代表，也就是該國外交部長。我想我們之中任何一個人都會這樣做的。

二四．主席：我請聯合王國代表就蘇聯代表所提的程序問題發言。

二五．Sir Patrick DEAN (聯合王國)：我非常仔細的聽了蘇聯代表的發言，他提議應該讓賽普勒斯外交部長在目前就理事會剛纔所通過的議程進行的辯論中首先發言。

二六．當然，我不願意在禮貌與對安全理事會慣例的了解程度這兩點上，顯得不如蘇聯代表。可是，在我非常仔細的聽了他的論點，與主席所說的話以後，我謹敬認爲蘇聯代表的論點已經因你所提請注意的那一條規則而告解決了。

二七．當然，我決不反對賽普勒斯外交部長在適當的時間向理事會發言的權利。我希望他不會認爲我要求行使首先發言的權利是對他不禮貌。現在我有一些話想對理事會講，我只是想行使我首先發言的權利，並沒有對今天應邀在理事會出席的非理事有任何不敬之意。因此，請主席許可讓我發言。

二八．主席：我假定在理事會之前並沒有正式的提議，因此，我想依照第二十七條請聯合王國代表發言。可是，我將先請捷克斯拉夫代表就蘇聯代表所提出的程序問題發言。

二九．Mr. HAJEK (捷克斯拉夫)：我想提請主席與安全理事會其他理事們注意另一項情勢，在我國代表團看來，那種情勢顯示蘇聯代表的提議不無理由。這次會議是在二月十五日星期六我們接到賽普勒斯代表的請求以後纔召開的。應該記得，在主席與理事會理事們就那項請求進行諮商時，我們大家都承認事態很是急迫。基於此種諮商，又因爲此項請求很是急迫，主席於二月十五日，星期六下午決定在二月十七日，星期一下午召開安全理事會會議，除非在此期間情勢又有變化，那麼開會時間就不得不更提早一點。所以，昨天的會議就延會至今天。對於這一點是決無問題：這次會議是經賽普勒斯政府的請求纔召開的，所討論的

也是賽普勒斯代表於一九六三年十二月間提交理事會的一個問題。

三〇．我想提請諸位注意賽普勒斯代表緊急要求召開這次會議的那封信中的第五段。我提到的是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七日的文件S/5550。賽普勒斯代表在請求緊急召開這次會議的同時，曾要求他的請求應該比聯合王國代表的請求居於優先，也要求他的代表團應該在開始討論理事會當前的緊急事項時優先發言。

三一．因此，我認爲，在嚴格使用第二十七條以前，應該先對他在請求召開這次會議時所提關於優先發言的要求作一個決定。如果那樣，我國代表團將贊成准許那項請求。

三二．主席：我想提請捷克斯拉夫代表注意，安全理事會主席必須嚴格遵守議事規則。依照我剛纔宣讀的第二十七條，“主席應按照代表請求發言的先後次序請其發言”。這次會議的發言人名單上的第一個名字是聯合王國代表，在我現在的話經連續傳譯以後，我想就請他發言。

三三．Sir Patrick DEAN (聯合王國)：今天，我要求第一個發言，因爲我相信，在理事會中，有些同人願意對最近賽普勒斯情勢的發展何以有我國政府，及希臘與土耳其兩國政府這樣密切地牽連在內，何以對於在表面上看來似乎完全是賽普勒斯兩個社區之間的一件事情我們會擔允這樣重要的一個任務能够了解其經過情形。因此，爲了這個目的我想說一說這件事的歷史與法律的背景。

三四．這裏的代表們想必都知道，在一九六〇年八月十六日以前，賽普勒斯是一個英國皇家殖民地。諸位一定也很知道，在英國統治的最後四年期間，當地發生了一種爭執，一直到一九五九年二月在蘇里克與倫敦簽訂關於成立賽普勒斯共和國的協定以後，纔告結束。我現在要引述下面的備忘錄，那是在一九五九年二月十九日由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希臘王國及土耳其共和國三國總理在倫敦所簽訂的。這三個國家的總理：

“...

“備悉希臘裔賽普勒斯社區代表與土耳其裔賽普勒斯社區代表宣稱接受附載於本備忘錄之文件爲最後解決賽普勒斯問題之共同基礎，

“茲代表各自本國政府通過附載於本備忘錄，並在下面開列之一應文件，作為最後解決賽普勒斯問題之議定共同基礎。”<sup>2</sup>

三五．在附載的文件中，有一項的標題是“賽普勒斯共和國之基本結構”，另一項則為“擔保條約”；我以後還要再提到這個文件。

三六．其後又經過了十八個月的詳細商談，纔於一九六〇年八月十六日成立賽普勒斯共和國，並由英國移交權力。在文件中有一項由這四個國家，就是聯合王國、希臘、土耳其及賽普勒斯共和國所簽訂的擔保條約。聯合王國、土耳其與希臘所以會與當前的事態有關，就是由於一九六〇年八月十六日在尼古西亞所簽訂的這項擔保條約；現在讓我說一說其中的各項規定。

三七．這個條約的締約國是以賽普勒斯共和國為“一方”，而以希臘、土耳其與聯合王國為“另一方”，這四個締約國在簽訂條約<sup>3</sup>時認為：“承認並維持依據並遵照其憲法基本條款而成立之賽普勒斯共和國之獨立、領土完整與安全符合各締約國共同利益”，又所有四個締約國都願意“共同合作，確保尊重因憲法而產生之局勢”。

三八．擔保條約第一條規定，賽普勒斯共和國擔允“確保維持其獨立、領土完整與安全，並尊重其憲法”。賽普勒斯共和國在同條中又擔允“絕不全部或部分參加與任何國家之政治或經濟合併”。該條又宣稱禁止“任何足可直接或間接促進與任何其他國家合併，或分割該島之任何活動”。

三九．在擔保條約第二條內，其他三個締約國——希臘、土耳其與聯合王國——“備悉賽普勒斯共和國在第一條中所承擔之義務”——就是我剛纔所引述過的那條——並公開承認並保證“賽普勒斯共和國之獨立、領土完整與安全，以及基於其憲法基本條款而建立之局面”。

四〇．擔保條約第四條規定：

“遇有違反本條約條款情事時，希臘、土耳其與聯合王國擔允共同諮商，以期提出必要之交涉或採取必要之措施，確使此等條款受到尊重。”

<sup>2</sup> 賽普勒斯會議，附件第四號（一九五九年），敕令文件第六七九號，倫敦，政府印刷局。

<sup>3</sup> 聯合國條約彙編，第三八二卷（一九六〇年），第五四七五號。

該條接着又規定：

“遇有無法採取共同或協調行動，三保證國之每一國保留採取行動之權利，但此項行動以恢復因本條約而產生之局勢為唯一目的。”

四一．法律與歷史的背景就是如此。我之所以詳細的談到這一點，是想指出，賽普勒斯憲法的基本條款以及關於由土耳其、希臘與聯合王國以及賽普勒斯政府維持這些條款的規定，與達成賽普勒斯獨立的解決辦法是分不開的。擔保條約可說是這個問題的複雜解決辦法的不可缺少的一環，因而自然有特別重要。我相信諸位代表當然都已注意到擔保條約與賽普勒斯憲法“基本條款所建立之局面”有關。這些載列於憲法附件三的基本條款<sup>4</sup>是不能經由任何修改、增補或廢止而加以修正的。主要目的是要確使島上兩大種族社會，就是希臘裔賽普勒斯人與土耳其裔賽普勒斯人的社會，都充分受到尊重，兩不吃虧。

四二．所有關係方面原都希望賽普勒斯憲法能够促成這兩個種族社會捐棄先前的歧見，共同為賽普勒斯之前途而努力，並為了達成此項目標而和諧地在一起工作。但不幸的，事實卻並非如此。在一九六三年的最後幾個月中，賽普勒斯的社區之間不斷呈現緊張局勢，到了十二月二十一日，發生了一些事件以後，島上就爆發了嚴重的種族鬭爭。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我國政府向賽普勒斯雙方提出停止戰鬭的片面呼籲失敗以後，聯合王國、希臘與土耳其三國政府就向賽普勒斯政府提出一項呼籲，並建議出任調停，內容如下：

“英國、希臘與土耳其三國政府作為一九六〇年保證條約簽訂國，向賽普勒斯政府與島上希臘裔與土耳其裔社區提出聯合呼籲，終止目前紛爭。三國政府籲請賽普勒斯政府決定本晚適當時間實行停火，並請兩社區遵守停火。

“三國政府以法治為念，又建議願聯合出面調停，以期協助解決造成目前情勢之困難問題。”

四三．十二月二十五日，當情勢顯然仍在繼續不斷的惡化時，三個擔保國政府就知照賽普勒斯政府——包括希臘裔與土耳其裔分子——如果被邀幫忙，他們就願意立刻派遣在英國指揮下的一支聯合和平部隊，由早已依據聯合王國、希臘、土耳其與賽普勒斯所簽訂的基本條約駐紮在賽普勒斯的聯合王國部

<sup>4</sup> 賽普勒斯，敕令文件第一〇九三號，倫敦，政府印刷局。

隊，與依據希臘、土耳其及賽普勒斯同盟條約而派遣的希臘與土耳其部隊組成，協助恢復法律與秩序。

四四．賽普勒斯政府接受了此項建議，並於十二月二十六日發表下列公報：

“賽普勒斯共和國政府已接納一項建議，讓在英國指揮下，駐紮在賽普勒斯境內的聯合王國、希臘與土耳其部隊協助賽普勒斯政府實現停火，並恢復和平。”

四五．於是，聯合和平部隊就在賽普勒斯區司令官 Young 少將的統率之下成立了。十二月二十八日，聯合王國政府的國協事務部長 Duncan Sandys 先生飛往賽普勒斯與賽普勒斯政府的成員——包括希臘裔賽普勒斯人與土耳其裔賽普勒斯人的代表與希臘及土耳其兩國政府在賽普勒斯的代表——就地商討情勢。十二月二十九日，成立了一個由聯合王國高級專員、希臘與土耳其大使以及賽普勒斯的希臘裔與土耳其裔社區的代表所組成的聯合連絡委員會，以期指導聯合和平軍的司令官，使他在工作上可以有所遵循。

四六．其後，在尼古西亞又進行了商談以後，就達成協議，預備舉行一次會議解決造成目前情勢的一些困難問題。此項協議於一月二日由 Duncan Sandys 先生宣佈如下：

“今天晚上，我已經接到馬卡里奧大主教與庫丘克博士的通知，他們接受由英國、希臘及土耳其三國政府出面調處，協助解決賽普勒斯問題。為此目的，一次由三國政府的代表與兩大社區的代表參加的會議將儘早在倫敦召開。

“在會議開始，舉行全體會議以後，就組成由兩個賽普勒斯社區的代表、及由英國政府指派的一名主席組成的一個工作委員會，隨時向全體會議提出工作報告。”

四七．同人們想必都知道，庫丘克博士是賽普勒斯的副總統，也是賽普勒斯土耳其裔社區的領袖。

四八．與此同時，聯合王國、希臘、土耳其與賽普勒斯四國政府聯合請求聯合國秘書長委派一名代表出任聯合國駐賽普勒斯觀察員，其任務為觀察和平調處工作之進展，並將進展情形報告秘書長。

四九．我國政府曾於一九六四年一月八日聯合王國代理常任代表寫給該月份安全理事會主席的信中將

截至當時的情勢知照理事會，那封信並已編為理事會文件〔S/5508〕<sup>5</sup>分發。

五〇．依據四個關係國政府的請求，就是應該派遣聯合國觀察員去到賽普勒斯，秘書長與這些國家的政府進行了諮商，並同意派遣 P. S. Gyani 中將為他的個人代表去到賽普勒斯，就地觀察和平調處工作的進展。Gyani 將軍的任務是向秘書長報告，聯合國觀察員應該如何工作，並如何最有效地完成其指定任務。我國政府對秘書長同意派遣 Gyani 將軍擔任此項任務至為感激。

五一．與此同時，秘書長在接到已於一月十五日在倫敦開幕的賽普勒斯會議的全體參加國政府的邀請後，又派遣他的副機要秘書 Rolz-Bennett 先生前往倫敦。秘書長曾將他在這些事務方面所採取的行動於一月十三日〔S/5514〕<sup>5</sup>及一月十七日〔S/5516〕<sup>5</sup>向安全理事會提出過報告。

五二．在倫敦會議中，希臘與土耳其的代表、與賽普勒斯兩個社區的代表，都就本問題說明了各自的立場。此後，Duncan Sandys 先生又分別與參加會議的人士舉行了一系列的會談，以期為問題的討論找到一個共同基礎，可是，雖然有若干進展，但賽普勒斯兩個社區的態度仍然是彼此根本歧異。不久，事實明顯的告訴我們，要達成協議是非常難，而且也需要很長的時間，同時賽普勒斯當地的情勢卻又到了緊張萬分的程度，大有重新爆發社區戰鬪的危險。

五三．似此情形，我國政府認為最好由其他參加國的部隊分擔一些維持和平的重擔，因為在實際上，擔任這份沉重任務的，完全是經賽普勒斯政府邀請而設立的那支聯合部隊中的英國部隊。一月三十一日，就向倫敦會議各參加國提議增強和平部隊，並宣佈如果希臘與土耳其兩國政府接受此項提議，就將正式向馬卡里奧大主教與庫丘克博士提出，徵求他們的同意。當時曾說明，此項提議的目的是想方法安定局勢，同時也包括為解決賽普勒斯的政治問題而採取的積極步驟。希臘與土耳其兩國政府於二月一日接受了這些提議，因此，這些提議就於二月二日提交馬卡里奧大主教與庫丘克博士。與所有關係國家都有緊密友好關係的美國政府與我國政府共同提出了這些提議。

五四．簡單地說，一月三十一日的提議是要建立一支由賽普勒斯的一些友邦的部隊所擴大編成的和平

<sup>5</sup>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九年，一九六四年一月、二月及三月份補編。

部隊。這支部隊將在完成其和平使命的必要最短期間內留駐賽普勒斯，每一國家的軍隊留駐期間將不超過三個月。部隊由一名英國司令官統率，他將接受由各參加國政府代表組成的設在倫敦的一個政府間委員會的政治指導。賽普勒斯的希臘與土耳其部隊將構成和平部隊的一部分，可是這兩支部隊的人數都不增加。同時，希臘與土耳其兩國政府則擔允在三個月內不援用我早先所提到的保證條約第四條，行使片面干涉的權利，所根據的諒解是：和平部隊在那段期間將留駐賽普勒斯，所有關係方面都同意本着互相忍讓的精神接受對爭議的調處，並為此目的委派一名調解員。

五五．二月四日，馬卡里奧大主教對這些提議提出他的答覆，他表示遺憾，不能照對他提出的那種形式接受提議。主要的困難在於和平部隊的任務規定與調解員的職務都沒有精確規定；賽普勒斯政府在向和平部隊提供政治指導的政府間委員會中沒有代表出席；提議中又提到了擔保條約第四條的規定，賽普勒斯政府對該條的效力是有異議的；又和平部隊並不受安全理事會的管轄。馬卡里奧大主教的立場可以總結如下：在原則上接受建立一支國際部隊進駐賽普勒斯；事先應就這支部隊的組成達成協議，部隊並應受安全理事會節制；希臘與土耳其的軍隊不應參加和平部隊；又該部隊的任務規定應包括保護賽普勒斯共和國之領土完整，並協助恢復正常情勢。

五六．我國政府於二月四日接到馬卡里奧大主教的答覆以後，就連同美國政府本着以前相同的立場立刻與其他擔保國進行諮商，設法修改一月三十一日的提案，以期這些提議可以為所有關係方面所接受。希臘與土耳其兩國政府又就新的提案達成了協議，於是又在二月十二日將這些提案正式提交大主教。為了避免對二月十二日所提出的這些提案有所曲解或誤會，我想最好把它們提出來詳細的談一談。

五七．第一，將建立一支國際和平部隊，由同意參加各國的政府部隊組成。和平部隊中將包括現有的希臘與土耳其部隊，這兩國的部隊將與其他國家的部隊同受司令官的統一指揮，人數也不增加。和平部隊駐留賽普勒斯，將以為完成任務所必要的最短期間為限，提供部隊各國擔允派遣部隊駐留賽普勒斯的期限以不超過三個月為限。國際部隊的任務是要防止再度發生種族戰爭，壓制紛亂，緩和種族間的緊張局勢，並創造人民可以自由移動與可以恢復正常生活的條件。和平部隊將聽受由英國政府所指派的一名英國司令官

指揮，他將自各關係國政府經由一個在倫敦的政府間委員會接受指導。

五八．第二，這支和平部隊的建立，對於英國、希臘與土耳其三國政府對賽普勒斯共和國的現有條約權利與義務，包括對賽普勒斯共和國的獨立與領土完整的義務，都毫無影響。

五九．第三，鑒於為賽普勒斯情勢所作之共同努力，三個保證國政府承認在這個協同行動期間，將不發生片面行動的問題，而馬卡里奧總統與庫丘克副總統則保證將盡全力約束各自的社區。

六〇．第四，英國、希臘、土耳其與賽普勒斯的兩個社區將聯合委派一個可以為雙方所接受的調解員，任務為協助所有關係方面達成協議，消除歧見。調解員的委派，將根據個人資格，他在職務上完全獨立。他將隨時把工作進展情形知照聯合國秘書長。

六一．最後，賽普勒斯政府將請安全理事會一致備悉為建立這和平部隊及委派調解員的辦法。賽普勒斯政府也將請聯合國秘書長囑其代表駐在賽普勒斯，以便他與和平部隊的司令官可以保持連絡。

六二．我這樣不厭其詳的向理事會說明這些規定，很是抱歉，可是我相信理事們會同意這些提案都是很現實，而且很實際的，充分顧到了所有直接關係方面的立場，包括賽普勒斯共和國政府的立場，而且也是完全符合於聯合國憲章的。我現在要特別提請注意關於由安全理事會表示一致鑒悉建立和平部隊委派調解員等辦法的規定。我已經說過，那些提議也規定請秘書長代表常川駐在賽普勒斯與和平部隊的司令官保持聯絡。此外，又規定調解員應隨時將工作進展情形知照秘書長。

六三．所提議的那些辦法對於賽普勒斯共和國政府的權利與責任，絲毫都沒有妨害；可以特別提出的是，這些提議明確規定國際部隊的建立對於英國、希臘與土耳其三國政府對賽普勒斯共和國的任何現有條約權利與義務，包括——我要特別強調這一點——對賽普勒斯共和國的獨立與領土完整的義務，絲毫沒有影響。

六四．然而，儘管我國政府與其他關係國家的政府對馬卡里奧大主教對一月三十一日的原提議所提出的幾點盡量遷就，馬卡里奧大主教對於修正後的提案，卻又不能接受，並提出了一些反提案，使我們至感遺憾。

六五。我就是不說，理事會的理事們也一定知道，在這連續會談的和那些提案、反提案、訂正提案與訂正反提案提出與討論的時候，都不是沒有事情發生的。正好相反，在十二月建立聯合部隊，接着又實現停火之後在大體上已經安定的賽普勒斯當地的情勢卻又因倫敦會議缺乏進展，與未能就適量補充和平部隊的編制的提案達成協議而再度惡化了。情勢的惡化在最近兩星期中特別的快，我只要向理事會舉出在賽普勒斯每天發生的許多事件中的少數幾個例子就行了，所根據的是英國駐賽普勒斯代表的報告。

六六。二月三日，在 Paphos 地區的 Khoulou 村發生了戰鬪：一名土耳其裔賽普勒斯人遭殺害，據信為希臘裔賽普勒斯人所捕去的有二十名。

六七。二月四日，土耳其裔賽普勒斯人阻塞了 Ghaziveran 的道路，並扣留了八十九名希臘人。於是大批希臘裔賽普勒斯部隊動員前往援救，由於緊急會談，使除了四名以外的所有希臘裔賽普勒斯人都得到釋放，纔使一場戰爭得以避免。

六八。二月七日，在離開尼古西亞數哩的 Ayios Sozomenos 地方發生了一個大事件。一支希臘裔賽普勒斯人的憲兵巡邏隊遭到伏擊，一名憲兵被殺，另一名受重傷。希臘裔賽普勒斯憲兵就攻擊那個村莊上土耳其裔賽普勒斯人所居住的地區，放火焚燒土耳其裔賽普勒斯人的房屋，並搜捕土耳其裔賽普勒斯人的婦女與兒童，在其後進行的戰鬪中把他們作擋箭牌。後來，英軍部隊進入該村，將戰鬪雙方隔離，在幾個小時以後，英軍不放一鎗，勸使希臘裔與土耳其裔的賽普勒斯人停止戰鬪。希臘裔賽普勒斯憲兵後來就撤退，帶走了十五名土耳其裔賽普勒斯人的婦女與兒童作為人質。

六九。同樣事件在島上的其他地區也在發生，到了二月十日，很顯然的，全島各地的緊張情勢已經愈來愈嚴重了。雖然希臘裔賽普勒斯人宣稱有意消除土耳其裔賽普勒斯人的恐懼，可是，在全國各村莊中，兩個社區間的互相敵視卻較前更甚，情形可慮。除此以外，像我剛纔所說到的那些事件——其真正可怖的情景，是我們在理事會的人所難以理解的——都已無可懷疑的顯示，雙方的領袖們能够控制他們各自人民的程度也是有限的。雙方互相扣留人質，以及因此而引起恐懼與疑忌，發生此類事件的次數已經愈來愈多，在這種情形之下，其所以沒有引起大規模的戰鬪，完全是由於聯合部隊的英國司令官、與駐在賽普勒斯的

英國代表不分晝夜的盡了最艱忍的努力。由於 Ayios Sozomenos 所發生的慘案，希臘裔的賽普勒斯警察、憲兵與非正規部隊都處於一種很易於觸發的狀態，凡是遇有土耳其裔賽普勒斯人的小村莊遭到敵對的希臘裔賽普勒斯人所包圍的時候，村民們就都非常害怕，處在恐怖狀態。

七〇。在另一方面，當土耳其裔賽普勒斯人的村莊人多勢眾的集合在一起的時候，他們就顯示出一種好勇精神，這樣又引起了周圍希臘裔賽普勒斯人村莊的威脅行動。

七一。就是在這種報復與反報復層出不窮、驚惶與恐怖日甚一日的情況之下，纔於二月十二日向馬卡里奧大主教提出關於建立國際部隊的訂正提案的；也就是為了這樣的情形，所以必須儘早達成協議。但是，可憾不但馬卡里奧大主教表示不能接受訂正提案，而且又在二月十二日在利美索地方爆發了比我剛纔所提到的更為嚴重的暴亂事件。我可以順便提一提，到那時為止，利美索可說是全島少數幾個情況還算正常，並不受其他地點的種族糾紛影響的地點之一。

七二。利美索事件的詳細經過情形現在還無法知道，而且對於戰鬪的起因，各方面的說法也頗有不同。但已經知道的是，二月十二日早晨在利美索市區，希臘裔與土耳其裔的賽普勒斯人互相開火，規模也相當大，整個下午仍在進行槍戰。由於聯合部隊英國司令官的不斷努力，到下午五時三十分安排了停火，同意在晚間由英國巡邏，設法使雙方隔離。可是，到了二月十三日凌晨，希臘裔的賽普勒斯人又在裝甲車與迫擊砲之類的重武器的支持下對土耳其裔賽普勒斯人的陣地發動攻擊，並由希臘裔的賽普勒斯人加緊攻擊，一直到二月十三日早晨八時四十五分纔安排了新的停火。確切的傷亡人數到現在還不知道，因為清除廢墟與搜查被毀房屋的工作仍在進行中；可是據我所知的最可靠消息，土耳其裔賽普勒斯人的傷亡人數為死亡十六名，受傷三十五名。希臘裔賽普勒斯人的傷亡人數則不詳。雖然由於第三次的停火協定，現在總算勉強保持和平，而當地的政治聯絡委員會已經在討論如何在英國的軍事監督之下拆除雙方的防禦工事，現在停火似乎已經因 Gyani 將軍出面調處而比較可靠了。

七三。同時，二月十三日晚間，Ktima 市也發生了槍戰，一直延續到二月十四日。又據報希臘裔賽普勒斯人曾在二月十四日下午在二輛裝甲車的掩護下向

土耳其裔賽普勒斯人居住的地區發動攻擊，在下午六時議定停火。

七四．在其他地區，希臘裔賽普勒斯人的非正規游擊隊也於二月十四日包圍了 Polis 地方的土耳其裔賽普勒斯人區域，據報有兩名土耳其裔賽普勒斯人在開火時遭擊斃。據最後報告，又是因為 Gyani 將軍去到當地，纔使情勢暫時有所改善，但仍然還是緊張。

七五．二月十五日，星期六，又有其他嚴重發展。在 Famagusta 地方，一艘貨船正在卸下書明裝載印刷機器的箱子，其中一個箱子忽然在碼頭上裂開，發現其中所載的是軍火與武器。在此以前，有已經卸下的六個箱子已為希臘裔的賽普勒斯人所搬走。在發現了武器與軍火以後，那艘船就立刻啓碇出海。由於這一件事，現在 Famagusta 的情勢非常緊張，特別是在港口地帶。

七六．全島各不同地區不斷傳來關於其他事件的報導。

七七．我心平靜氣的講起這些暴亂與恐怖行動，使理事會能夠知道實際情形，並多少能知道情勢的可能演變。我現在並不想追尋禍亂的根源，也不想指出誰對誰錯。我不過在這裏舉出事實——就憑這些事實，已經是够嚴重的了——讓理事會知道當地的男女老少所受到的災難，他們是如何地朝不保夕，在恐懼中生活。

七八．爲了我剛纔所說的那種嚴重情勢——賽普勒斯島上安全情勢的嚴重惡化，以及賽普勒斯政府未能接受經各保證國同意的增加島上和平軍隊的安排——我國政府於二月十五日訓令我請求儘早召開安全理事會，審議此項緊急事項，並採取適當步驟使當前的危險情勢可以得到解決，同時也充分顧到賽普勒斯兩大社區、賽普勒斯政府以及保證條約各締約國的權利與責任。

七九．我國政府充分了解要求召開這次會議是一個很嚴重的步驟，可是最近的情勢演變，特別是最近幾天的情勢，使我們捨此以外，別無他法。可是，我要把下面幾點說得非常清楚。

八〇．第一，聯合王國對賽普勒斯情勢所採取的行動始終沒有超出保證條約的範圍。

八一．第二，英國軍隊駐留賽普勒斯領土，是由於賽普勒斯共和國政府的邀請。

八二．第三，我國政府從開始時起就只是致力於一個目標，就是使情勢趨於緩和，和平得以恢復。

八三．第四，如果不是必要，我國政府不願多有一天單獨繼續承擔這次維持和平行動的責任。我們曾好幾次提議擴大編制，由其他國家的部隊參加和平部隊，也就是爲了這個理由。

八四．第五，我們一向都明確聲明，我們的意向是在得到賽普勒斯合法當局的同意以後纔採取行動，如果沒有此種同意，任何提議也就當然不能實施。

八五．第六，賽普勒斯共和國政府未能接受向它提出的任何提案，加上該島情勢最近又急劇惡化，所以就必須讓本理事會了解當地的情勢，並採取適當行動。

八六．我認爲只要知道了這幾點，那麼理事會應該採取些什麼步驟，也就很顯然了。由於當地兩大社區時間存在着無可調和的歧見，所以賽普勒斯的法律與秩序已遭破壞，安全也沒有保障。這樣的情勢已帶來了一項非常嚴重的問題。

八七．似此情形，最要緊的是應該恢復賽普勒斯的和平。爲了達成此項目的，就必須迅速並大量增加維持和平部隊的實力。到目前爲止，我國擔負了賽普勒斯的主要警衛責任。可是我們相信——事實上，所有關係國家的政府，包括賽普勒斯政府，也都如此相信——如果不經由一支國際部隊的方式讓大家分擔一點責任，就無法適當完成任務。像這樣的一個工作，至少也可以說是够困難、够危險的了，而兩大社區間的紛爭又是如此性質，由任何一個國家擔負主要責任，實在是很不妥當的。在這種切齒痛恨的氣氛中，設法維持和平的人縱使動機很好，也會兩面不討好，或甚至引起猜疑。

八八．當該島開始發生動亂之時，我們出面幫忙當然是義不容辭。我們當時也有能力可以迅速採取行動。可是就長期而言，如果恢復並維持法律與秩序，就必須要擴大組織，造成國際參加的局面。除了建立維持和平部隊這個急迫問題外，還有一個長期問題，就是如何在賽普勒斯重新建立條件，使兩個社區能夠和平共處。維持國際和平是本理事會的責職所在，可是行使此種職權的方式也必須要符合於賽普勒斯的獨立與兩大社區的憲法權利所依據的一些條約。

八九．因此，我國代表團認為安全理事會當前的兩項主要目標應該是：

九〇．第一，本理事會理事們在討論了這個嚴重問題，並本着他們在前此各項危機中所累積的豐富經驗在此表示意見後，必須對賽普勒斯的緊張情勢運用理事會的影響力，使所有關係方面都能够冷靜一點。

九一．關於這一點，我國政府對秘書長於上星期六給馬卡里奧大主教與希臘及土耳其兩國外長所致送的充分顧全大局的信函，覺得真是值得讚揚。秘書長籲請三個關係國政府不要採取任何足可使情勢更形惡化，並再度引起流血的行動，他又籲請所有關係方面——包括賽普勒斯兩大社區的成員與雙方領袖們在內表現最大限度的諒解與克制。這封信的內容已經清楚指示了本理事會對第一項目標——就是緩和該島緊張情勢——所應遵循的行動方向。

九二．理事會的第二項目標是雙層的。大家全都同意，需要有一支國際部隊去到賽普勒斯恢復和平。所以，本理事會就必須要為解決因建立這樣的一支部隊而引起的各種困難指示一個辦法，一個為所有關係方面與政府都能接受的辦法。大家也都同意必須為引起當前情勢的基本問題找到一個公允的解決。這也需要本理事會指示途徑，找求一項可以為各方所接受的解決辦法，同時也可能需要通過為各方所同意的一種調解方式。在所有這些行動中，秘書長的意見與協助都是非常重要的；關於這一方面，我們都知道，我們當然是可以信賴秘書長的。理事會理事們想必都知道，在過去數天中，秘書長就一直與所有關係方面保持密切聯繫。

九三．我曾經想過，假如我現在提出一件決議草案交由理事會審議，是否會對理事會有幫助。可是，在我國代表團看來，目前似乎尚非由任何代表團提出決議草案的時機。我也許得參照情勢的發展重新考慮這一點。

九四．但是，在我看來，決議草案應該載明理事會贊同秘書長所已經發出的呼籲；請所有關係方面，包括各保證國，在與秘書長諮商以後，儘速建立一支有效的維持和平部隊；同時也應規定經由適當方式達成協議，指派一名公正的調解員，協助當事方面達成一項雙方都能同意的解決辦法。理事會當然也願籲請所有關係國家與當局依據保證條約與憲法基本條款的規定，尊重賽普勒斯共和國的獨立、領土完整與安全。

九五．假如理事會能够遵循這樣的方向，我可以保證，我國政府給與全力支持。

九六．主席：下一位發言人是賽普勒斯外交部長，我現在請他發言。

九七．Mr. KYPRIANOU (賽普勒斯)：我仔細聆聽了聯合王國代表的開場演說。可是，我覺得在答覆他所提出的各點以前，必須要先研究他的演辭。所以我要在這一點上保留我的立場。但是，我現在可以就大概情形先說幾句話。

九八．聯合王國代表提出了他所認為當前情勢的歷史與法律背景。我不想多說在簽訂蘇里克與倫敦協定以前的歷史背景。但有一點是他所沒有解釋的，就是為什麼在賽普勒斯歷史的某一階段，突然會發生內部種族鬭爭，而過去多年來全體賽普勒斯人民，不管是希臘人或土耳其人或亞爾美尼亞人或敘利亞人，都能够和平共處毫不生事，事實上，在兩次世界戰爭期間，賽普勒斯的希臘人與土耳其人都是站在同盟國一邊的。所以，人們就不得不相信，賽普勒斯的目前情勢並不是根本的原因，我們對於這一點深信不移的。賽普勒斯所發生的事件與最近仍在繼續不斷發生的事件都不過是其他原因的徵象而已。

九九．聯合王國代表特別提到了一些條約，這些條約的由來，條約的目的何在，以及在某種範圍以內這些條約又應該作何解釋。關於這一點我願保留我的立場。我將在進行辯論的適當時機再行答覆。可是，我認為必須說明的一點是，如果在任何締約一方看來，任何條約對於一個國家的獨立與主權有所限制，那麼在我們看來這樣的條約、或條約中這樣的一個條款就根本並不存在。此外，根本也沒有提到賽普勒斯在簽訂蘇里克與倫敦協定以後就成為聯合國的一個會員國。我想把這一點提請諸位注意。

一〇〇．關於使用武力一點，有些人想製造印象，使人認為在賽普勒斯唯一不願達成和平的就是馬卡里奧總統。諸位能否讓我在此聲明，我決不同意這種說法。他是國家的總統，對於維持賽普勒斯和平負有最直接的責任，也當然是最關心的。為什麼只因為他不接受某些提案，就要責怪他呢？讓我也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沒有能接受他的提案，為什麼又始終不讓安全理事會參與賽普勒斯的維持和平行動呢？

一〇一．至於有些人把我們稱為“侵略的行動”稱做所謂片面行動的權利，我在適當的時候將作詳細答

覆。可是，在我們看來，不管這個詞句的意義如何，沒有國家有在賽普勒斯採取軍事行動的權利。我們對這一點的立場是非常堅定的。

一〇二．安全理事會全體會員國已經表現了它們對我們的問題的深切與真誠關懷，我國政府對此非常感謝。自從我國政府於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提出關於此事的控訴〔S/5488〕<sup>6</sup>以來，安全理事會就一直在處理這個問題。第二天，十二月二十七日，由於土耳其有立刻發動侵略的模樣，土耳其的海空部隊公然宣揚準備侵犯賽普勒斯島，安全理事會於是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第一〇八五次會議〕。

一〇三．我想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去年十二月間所發生的事情。賽普勒斯的領空被侵犯了三次，雖然對方只承認侵犯了一次。賽普勒斯的土耳其軍隊駐在島上是基於三國同盟條約，目的是擔任防衛，使賽普勒斯不受外來侵略，現在這些部隊自己竟違犯了我們的領土完整，而且實際上也違反了同盟條約本身，而土耳其戰艦又進至距離賽普勒斯海岸只有數哩之處，然後忽然改變航道，那顯然是因為安全理事會召集會議、討論當地情勢的緣故，這種現象豈不是很矛盾。

一〇四．與土耳其政府採取所有這些行動的同時，土耳其總理與外交部長、以及土耳其的軍事領袖們、土耳其新聞界與無線電全都公然進行恫嚇。

一〇五．總之，就是因為這種情形，纔促使我國政府向安全理事會提出呼籲。十二月二十五日，土耳其軍用飛機兩架侵犯了賽普勒斯領空，在尼古西亞與基勒尼亞地區上空低飛，極盡挑釁之能事。同日，依據蘇里克與倫敦協定駐在賽普勒斯的土耳其軍事部隊又違反了同盟條約的實施協定第五條第二項，離開自己的營房，對尼古西亞的希臘區佈防準備戰鬥。

一〇六．在上面說到的土耳其軍用飛機侵犯賽普勒斯領空的時候，賽普勒斯共和國政府的希臘與土耳其成員已經就達成停火的實際步驟取得一致協議，並請聯合王國政府協助遵行停火。

一〇七．同日，英國廣播公司宣佈，Inonu 總統已經命令第二軍司令檢閱軍事部隊，預備在今後登陸賽普勒斯時運用這些部隊。

一〇八．十二月二十六日——儘管事實上已有賽普勒斯保安部隊維持停火——兩架軍用超音速噴射飛

機又侵犯了賽普勒斯領空，在尼古西亞的上空低飛，離開屋面很近；顯然用意並不在於使局面趨於安寧。英國廣播公司又宣佈，依據來自安卡拉的電報，土耳其第二軍司令兼安卡拉戒嚴司令 Kemal Turan 將軍已經在 Iskenderun 區視察了部隊，又稱他巡視 Isken-derun 是爲了賽普勒斯的情勢，認爲他的部隊準備很充分，可以隨時出動。

一〇九．十二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的夜間，三艘運兵船、四艘驅逐艦與三艘潛水艇駛至離開賽普勒斯海岸只有數哩之處。我相信所有這些情形，聯合王國代表都可以加以證實。十二月廿五日，土耳其總理宣稱，土耳其戰艦已自君士坦丁堡開往賽普勒斯，戰艦的調回將有賴於賽普勒斯之停火是否實現；軍隊是否登陸、與是否使用武力，也都有待賽普勒斯情勢之演變。

一一〇．從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報導，知道土耳其第二軍司令 Kemal Turan 將軍在 Iskenderun 地區檢閱了部隊。他又一次給人們以明顯印象，就是這些部隊是用來對付賽普勒斯的。

一一一．由於達成了一項協議，預備在倫敦舉行會議，商談新的政治解決辦法，所以我國政府對於是否將問題提交本理事會就沒有繼續討論。我們同意參加那次會議，是因為我們感到在採取任何其他行動以前，先通過一切可能方法在關係國家間達成友好解決，是我們應盡的憲章義務，雖然事實上我們對於會議的結果，實在未能樂觀。

一一二．我們相信，在倫敦會議期間，我們已經表現了最大限度的忍耐，直到最後一分鐘，我們一直在希望對方能够明白事理，我們的立場在於加強獨立的賽普勒斯國家的基礎，而對方的意圖卻是要破壞此種獨立基礎。

一一三．在倫敦會議進行期間，侵略的威脅繼續存在。土耳其軍隊繼續在土耳其南岸集中，Isken-derun 的土耳其艦隊繼續在移動。他們曾不止一次的向我們表示，假如我們不在某一點上讓步，談判就要決裂，土耳其就要侵犯賽普勒斯。在此種壓力之下，假如我們退出倫敦會議，也不能就說我們是不合理。我不相信在本理事會中出席的任何國家的政府會在不斷揚言要侵犯他的國家的恫嚇之下，同意繼續進行商談。可是，由於我們真誠願意盡一切努力達成諒解，我們決定不退出會談。

<sup>6</sup> 同上，第十八年，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一月及十二月份補編。

一一四．有許多無可懷疑的證據證明在倫敦會議期間，土耳其並沒有放棄軍事進攻賽普勒斯的意念。相反的，土耳其在面對賽普勒斯的海岸地區集中了戰艦與軍隊，繼續進行侵略的恫嚇。倫敦會議失敗以後，攻擊的準備就加緊進行，並恢復進行恫嚇。

一一五．關於土耳其準備侵犯賽普勒斯的證據，我只想舉出幾項報導。十二月二十七日，當會議正在進行時，英國軍隊在尼古西亞附近的一個村莊，Trakonas 周圍的道路兩旁發現有駐在賽普勒斯的土耳其部隊的正規軍。這些土耳其軍隊挖掘壕溝，把守道路。上面的消息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星期六的紐約時報中也曾經有過報導，報上還載有消息，「說英軍司令並沒有要土耳其軍撤離，是因為他覺得他的命令不會有效。有資格的軍事觀察員都認為土耳其進行干涉，自本土派遣更多軍隊去到賽普勒斯的北端，不是沒有可能。有人指出，土耳其人不但控制了基勒尼亞的出口道路，而且也控制了西北方 Vavilas 內港通向尼古西亞的道路。這種情形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紐約時報中也都曾有過報導。

一一六．十二月二十八日三架帶有土耳其徽號的噴射戰鬥機曾在尼古西亞上空低飛。這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紐約時報中也有過報導。駐在賽普勒斯的土耳其武裝部隊留在尼古西亞的正北方，通往基勒尼亞的道路上，他們現在仍然駐留該地。因此，他們控制了自土耳其本土進軍賽普勒斯的可能道路。這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日的紐約時報中也有過報導。

一一七．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土耳其政府發言人在安哥拉證實，土耳其驅逐艦十一艘在距離賽普勒斯六十哩的 Mersin 待命，還有土耳其步兵一萬名、噴射戰鬥機與傘兵部隊也都在枕戈待命。這些消息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日的紐約先鋒論壇報中有過報導。

一一八．十二月三十日土耳其外交部在安哥拉宣稱，土耳其陸軍部隊「將不自尼古西亞的土耳其區撤退」。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土耳其軍隊繼續在首都尼古西亞的郊區重要地帶挖掘壕溝。這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紐約時報中有過報導。

一一九．一九六四年一月七日，土耳其非正規部隊違反了同盟條約，離開他們的軍營，佔領尼古西亞以北地區，並仍然在尼古西亞以北越過 Orta Keuy 地

方的橋梁的地區設置障礙，派軍把守。這在一九六四年一月八日的紐約時報中也有報導。

一二〇．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五日，路透社報導稱，安哥拉已經宣佈決定對賽普勒斯進行干涉，但由於美國副國務卿 Ball 先生的請求，延遲行動四十八小時。二月十四日，路透社安哥拉消息，土耳其東南方的 Iskenderun 港已經清除所有民用航運，主要碼頭都已交由土耳其海軍管制，駐在該地的土耳其軍隊已在隨時待命。二月十五日，據報土耳其艦隊已在經過二十二小時對賽普勒斯攻擊的假想演習以後，回抵該港。根據該報告，載有數目不詳的軍隊，包括突擊部隊的戰艦於星期五晚間離開 Iskenderun。這些船隻在駛近賽普勒斯海岸以後，又回抵地中海的土耳其港口。當他們轉頭回航的時候，據說離開賽普勒斯海岸的航程只有幾個小時。這些事實在一九六四年二月十六日的紐約時報中也有報導。

一二一．在 Iskenderun, 第三十九師與駐在 Adana 空軍基地，包括傘兵的特種部隊一起進駐該地區，二月十六日的紐約時報載有消息稱，土耳其國防部長聲明土耳其繼續在地中海進行軍事演習。

一二二．一九六四年一月三十日，依據我們所得消息，臨近賽普勒斯的土耳其艦隊的組成如下：在 Alexandretta 與 Mersin 地區共有船隻三十五艘。在 Mersin 有十七艘，組成如下：掃雷艇六艘、潛水艇四艘、突擊艇四艘、巡邏船二艘、供應船一艘。在 Alexandretta 有十八艘，組成如下：驅逐艦四艘、潛水艇二艘、護航驅逐艦四艘、不明船隻三艘、停泊港口船隻五艘。報告稱：“在這些地區來來往往的軍事人員都是全副武裝，穿着火線作戰的制服”。

一二三．當發覺不能在倫敦達成政治解決時，會議主席就注意到由一支國際部隊替代現有的維持和平安排的問題。事實上，大部分時間都是用來討論這個問題。在經過幾個星期的討論以後，情勢已清楚顯示，不能就國際部隊的問題達成協議——真正的焦點並非應不應該派遣一支國際部隊去到那裏。我不想在此對對方不接受我們對國際部隊的意見的理由，多所論述。我只願簡短的把我們對此事的意見告訴理事會。

一二四．在我們看來，一支國際武裝部隊應該接受安全理事會的管制，因為安全理事會是達成此項目的的唯一適當的國際機關，特別就賽普勒斯的例子說，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需要越過這個機關。我們曾表示

願意與其他方面就這支軍隊的組成與任務規定達成協議，然後再把這個問題提交安全理事會，以便理事會進行工作能够迅速便利。

一二五．照我們看來，這支部隊的任務應該不祇是維持內部的和平——因為我現在可以指出，賽普勒斯內部所發生的事件不過是一種徵象而已——而且也應該協助賽普勒斯政府恢復法律與秩序，使正常情況得以恢復，並保護賽普勒斯國家的獨立與領土完整，使之不受任何外來侵略。我認為這不能說是不合理的態度。

一二六．任何不受安全理事會管制，而由各國部隊所組成的軍隊，是我們所不能同意的。我們不願懷疑願意參加這支部隊的各國的意向，可是我們不能忽視安全理事會的權力，對一個小國來說，由於一支國際部隊的存在所牽連到的各種危險，安全理事會實在是最有力的保障。

一二七．因為實在無法就國際部隊達成協議，於是倫敦會議就不得不宣告終止。我們認為，英國政府所以要決定依據憲章把這個事項提交安全理事會，也就是爲了這個原因。我國政府於上星期六決定請求理事會開始審議我們所提的申訴。理事會的審議應該顧到情勢的演變與新的侵略威脅。有一個時期甚至有人告訴我們說，假如我們決定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申訴，可能就真的會有侵略情事。那是爲了阻止我們來到安全理事會所用的手段之一。我們覺得這種行徑真是可笑到了極點。賽普勒斯決定來到安全理事會，竟然會成爲土耳其政府決定侵犯我國的一個良好理由，那真是任何人都無法想像的事情。

一二八．最近幾天中，土耳其船艇又有新行動，依據某些報導，在 Alexandretta 又有人看到穿着作戰服裝的一位土耳其高級軍官，同時又實行清港，港口由海軍全部接管，隨時準備行動，這一點我先前已經提到過。依據那一項報導，美國政府幸虧能勸告土耳其政府展緩行動。

一二九．最後幾項消息都來自新聞報導，可是把這些消息與實際情勢以及我們自己從與土耳其有密切關聯的各國政府所獲取的各種情報，可以知道，這至少已經是對賽普勒斯人民進行冷戰，並實際作出侵略威脅的第一個階段。而且這是由自稱真誠願意看到賽普勒斯實現和平的那些人所幹出來的事。土耳其是否

真的願意和平？在我們看來，答案是很簡單的，我們只要想一想土耳其政府在過去數年中對賽普勒斯所推行的政策就行了。土耳其所推行的是一種干涉政策、一種挑釁政策，主要目的是在於阻撓賽普勒斯島上的希臘多數派與土耳其少數派之間的合作，而並不在於促進和諧與友好。這種政策可以很容易的從土耳其領袖們所發表的各種言論加以證實；我認爲時至今日，這一點已經完全得到證實了。

一三〇．我們手中有無可置疑的官方文件，可以證明土耳其政府所推行的挑釁政策是依據一項早就準備好的計劃，想促進賽普勒斯島上的種族分離，而以分治爲最後目標。在我相信土耳其政府一定知之有素的一個文件中，有這樣的記載：

“我們接受蘇里克與倫敦協定，作爲一個過渡階段，我們簽署這些協定，也就是爲了這個理由。假如這些協定不是一項過渡辦法，而是最後解決，我們是不會接受的，我們會使兩大種族之間的爭執拖延下去，並要求聯合國實行分治。”

在同一文件中又可以引述這樣的話：

“如果我們接受蘇里克協定爲一項最後解決辦法，那就是我們自己促成該島土耳其份子的滅亡。爲此理由，當時曾取得土耳其共和國政府的同意，就是在此過渡期間，我們將繼續領受最大限度的經濟與其他援助，以期實現我們的最後目標。值得注意的是，在與我們的臨時政府總統 Gursel Pasha 進行初步接觸時，取得協議的也就是這幾點，當時曾向我們非常明確的宣佈說，對土耳其與我們來說，這項協定不過是一個臨時過渡辦法而已。”

在同一文件中又說：

“根本問題是城市分治與由不同社區組成政權。雖然對於土耳其人，這種分治在經濟上是不好的，而且是所費不貲的，可是也必須要不惜任何代價，做到這一點。今天，反對方面正在盡可能破壞此項分治計劃，並促成統一市政。他們宣稱，由於城市分治，少數人已經受到損失，所以他們必須不計代價的接納希臘人的辦法。”

這裏所指的反對方面就是土耳其裔賽普勒斯人中的溫和分子。該項文件接着又說：

“在這些意見不同的人士中，Gurhan 先生與 Hikmet 先生又曾向外國記者們宣佈，市政統

一是無可避免的，又說鄧克達斯與庫丘克所以要求城市分治的理由是想促成分治計劃的實現。”

一三一．有一點也許是理事會的理事們所特別願意知道的，那就是該文件中所提到的贊成賽普勒斯市政統一的那兩位先生現在已經不在人世了。他們是在兩年前，同一個晚上遭暗殺的。

一三二．該項文件接着又說：

“我們現在能走的道路只有一條，那就是：

“(a) 在全島各地宣揚一種信念，並世代代的流傳下去。此項信念將使每一個土耳其人，無論老少，認識到必須貫徹真理，就是這些協定不過是一項過渡辦法，我們的社區必須要組成一個分治的政權；

“(b) 對於想促成社區分治政權崩潰的希臘人，應該作出最大的反擊；

“(c) 設法抵消或阻撓那些鬆懈民族鬭爭的人士的宣傳與刊物，並嚴正告訴土耳其社區中的，反對份子，他們反對民族鬭爭的行動實在是一項基本錯誤。”

接着又說：

“Gurghan 與 Hikmet 的寫作與行動都是在替希臘人說話”——這兩個人的名字我先前已經提到過——“所有這些行動必須加以制止，假如這些人不能信奉我們的民族主義鬭爭，我們就絕不能讓他們再亂說話。”

一三三．另一項日期為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四日，那就是說離開最近聖誕節期間在尼古西亞所發生的事件只有三個月，而且經土耳其領袖們所簽署的文件——我以前所提到的另一文件的日期比較早一點——還說到了希臘裔政黨可能會修改憲法。文件說：

“如果希臘人正式廢止憲法，或企圖加以修改，那末照我們的意見，土耳其社區所能做的就只有一件事，土耳其社區將採取行動，決定自己的命運，不顧協定，宣佈成立一個獨立的土耳其裔賽普勒斯共和國。”

一三四．當然，我們都知道，關於修正憲法某些規定的問題，曾經提出過某些提案作為談判基礎，那是由馬卡里奧總統向土耳其裔領袖們所提出的。我無法了解聯合王國代表為什麼沒有提到這些提案。這些提案已經被拒絕了，但不是由提案的對象，土耳其裔

賽普勒斯人所拒絕的，而是經由非常不正常的方式由土耳其政府所拒絕的，雖然這些提案根本不是向該政府所提出的。

一三五．我最後提到那個文件是關於土耳其裔賽普勒斯人對任何修正憲法的提案應該做何種反響，其中說：

“要順利實現這樣的一項計劃”——換句話說，就是把命運操在他們自己的手中——“需要土耳其社區進行非常堅苦的鬭爭，而且一定要得到許多內外因素的支持。無疑的，母國、土耳其的物質與道義支持是一項最重要的外來因素。事實上，如果事先不得到母國的同意與後來的支持，土耳其裔賽普勒斯人是不能在目前的情況下進行戰鬭的。因此，我們事先對於一項詳盡計劃為根據的行動途徑取得母國的同意，是絕對必要的事情。馬卡里奧還沒有認真設法去廢棄或修改條約。所以我們還有時間可以準備這樣的一項計劃，我們應該好好的利用這個機會。”

一三六．我不願宣讀文件的全部內容，因為整個行動計劃都在裏面，其中有些細節是不能透露的，至少在目前階段不能透露。可是，我可以再引述一段，就這麼一段：

“如果在經濟上、軍事上與道義上都做好充分準備，土耳其社區就可以利用憲法危機的時機出擊，而且多少可以會成功。”

我相信，我上面所徵引的文件與所引述的內容都已經足夠說明去年十二月在賽普勒斯所發生的事件的真實背景了。總之，從賽普勒斯的內部社區鬭爭可以得到好處的唯一人士就是那些贊成分裂與分治的人，而不是那些要求團結，推行一項政策，使希臘人與土耳其人與亞爾美尼亞人與敘利亞人都能夠，並應該作為一個國家的公民、享有平等權利的公民、快樂共處的人們。

一三七．聖誕節在賽普勒斯所發生的可悲事件——對雙方來說都是可悲的——發生以後，接着又有一連串的挑釁，結果又發生了許多其他事件。自種族雜居的村莊強行將居民遷離是整個計劃的一部分，是由土耳其領袖們所設想出來的，並且是與土耳其裔賽普勒斯領袖們合作推行的。甚至土耳其總理在最近發表的一項聲明中也曾直言不諱，說土耳其政府的政策是劃地而治——也就是說，要完全分治——或經由某種方式做到現在稱為“聯邦”的分治。這些話是他在一

月二十六日說的。諸位請注意，他是原來應該保證賽普勒斯的完整與團結的一個國家的總理。

一三八．土耳其總理說，“我們希望看到在賽普勒斯出現一個聯邦國家，假如這一點做不到，我們就要求分治”。

一三九．土耳其政策除了為賽普勒斯帶來其他的可悲情勢以外，同時也給我國的土耳其裔賽普勒斯人民帶來了嚴重，而且是不必要的嚴重與可悲的苦難。愛好和平的土耳其村民們被迫放棄他們的房舍、土地、財產，這些人現在流浪至其他地區做難民的數以千計。我只想舉出一個例子，說明人民是怎樣的被迫離開他們的村莊的——這個例子也與安全理事會今天所討論的項目直接有關連。

一四〇．舉某一個村子為例，當村民拒絕離開本鄉時，土耳其恐怖組織的代表告訴村民們說：“你們必須要離開，因為最近幾天內，土耳其飛機就要來轟炸這個地區，土耳其人為土耳其炸彈炸死，將是多麼不值。你們必須要去到不遭轟炸的其他地區”。

一四一．為了結束這一點，我還想引述一個日期為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四日的文件的一段摘錄，這個文件我早先也曾提到過。我覺得我現在要引述的一段對於當前的問題是特別重要的：

“毫無疑問，土耳其社區的這項計劃，將遇到希臘人的強烈反應與報復。他們所採的抵制措施將引起種族戰鬪，最後，結果如何全視戰鬪勝負而定。當戰鬪開始時”——這是九月，也就是賽普勒斯事件發生前三個月所說的話——“散處全島的土耳其社區將被迫集中在一個區域非自衛不可。這個區域到底在那裏，將由專家們所準備的戰略計劃決定。在戰鬪開始以前，土耳其社區必須要掌握必要的供應品、大量的糧食、而且要有增強與母國之間的聯繫的詳細計劃。”

一四二．我可以花許多時間，也許可以講上幾個小時，引述土耳其政府的政策與行動的實例，並提出證據。可是，我覺得現在說到這裏也就夠了。如果以後再有必要，我要保留就這一點再補充發言的權利。

一四三．那麼應該怎麼辦呢？大家都很重視國際軍隊的問題，這是很正當的。但是，對於整個問題的基本因素卻不夠重視，那就是保衛賽普勒斯共和國的領土完整與獨立。這件事不但本身非常重要，而且我們看來，也是造成賽普勒斯的安寧環境的最好辦法。

一四四．如果諸位能够在實際上與心理上保衛賽普勒斯共和國的獨立與領土完整，情勢就可以比較安寧，因為希臘多數派就可以不必準備抗禦侵略，而土耳其少數派——至少其中一部分——也就不會準備迎接外來的侵略了。如果諸位允許賽普勒斯長此處於此種緊張局勢，並受到外來侵略的威脅，那麼即使派遣五十萬軍隊駐於賽普勒斯，也無法得到和平的。與設置這支國際軍隊同時——我們剛纔說過該軍應該置於安全理事會控制之下——安全理事會第一應該，並且無須等待任何其他行動，採取必要措施、保衛賽普勒斯共和國的領土完整與獨立。如果能够這樣做，那就是對維持世界那一地區的和平，並恢復賽普勒斯島的內部和平的最大貢獻了。

一四五．在結束我第一次發言以前，我願聲明，就賽普勒斯政府而言，我們願意聽取別人的意見，並願意在聯合國範圍以內就當前問題的政治解決與如何維持和平行動進行商談。可是，我必須明確聲明，關於我國的領土完整、統一、主權與完全獨立，那可是絕對沒有商談餘地的。我籲請安全理事會予以保障與保護的，也無非是這幾點。我們是聯合國的一個平等會員國，我們認為我們有權享有此種保護。我們相信，安全理事會也不會使我們失望。如果賽普勒斯共和國賴以存在的一些最基本的因素能够得到保護，而侵略的威脅又可以加以消除，那麼賽普勒斯的和平就可以很容易的恢復。我國政府願保證在安全理事會協助下，盡最大努力達成此項目標。

一四六．主席：名單上的下一位發言人是土耳其代表。但是，我現在要先請蘇聯代表就程序問題發言。

一四七．Mr. FEDOREN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我不想回過去再研究應該由誰先發言的道義問題。在我們的英國同事振振有詞作了解釋以後，我相信，對於英國外交家對外交技巧、威望等問題的了解，想來不會再有人存有絲毫幻想了。據我所見，我們的同事多少已經違反並破壞了某些傳統上的外交禮節。可是，俗語說得好，“假如你砍折了櫻桃樹，這棵樹就不會再開花了”——主席，開花結果，是談不到的了。

一四八．關於我們以後的會議程序，我想知道的是，我們到底今天要聽取主席名單上的所有發言人，還是只聽某些集團人士的發言。主席難道不認為時間已經很晚，賽普勒斯外交部長所作非常嚴重的發言需要

我們好好研究與思考，因而也就當然需要一些時間？也許我們今天可以到此為止，我願意提出這個問題，或無論如何我總想知道主席的意見，並且想問在他的心目中，安全理事會今後的工作應該如何進行。

一四九．主席：我的名單上還有四位發言人。他們是土耳其、希臘、蘇聯與美利堅合眾國的代表。當然，我將聽候理事會的吩咐。假如有人正式提出延會的提案，我將立刻將提案提付理事會表決。假如那不過是一項建議而已，那麼我也想知道理事會到底認為今天應該繼續討論，還是認為不如延會到明天，再繼續討論。

一五〇．我現在請土耳其代表就蘇聯代表所提出的論點發言。

一五一．Mr. MENEMENCIOGLU (土耳其)：理事會剛纔所聽到的發言是針對我國政府與人民、以及賽普勒斯的土耳其人而發的。我很抱歉要多花費理事會諸位理事的時間，可是我認為在當前這個例子，因為我們受到了直接攻擊，又因為事實已被歪曲，所描述的情形與賽普勒斯的真實情勢與土耳其的情形完全相反，為了求取事理之公平，我想諸位在今天晚上也應該聽聽我們這一邊的話。我將作非常簡短的答覆，我將說出我的話，但保留明天再度發言之權。

一五二．主席：理事會已經聽到了土耳其代表所說的話，我現在能否假定，我們現在願意繼續進行辯論？

一五三．因為沒有人反對，我現在請土耳其代表發言。

一五四．Mr. MENEMENCIOGLU (土耳其)：謝謝主席，我也要謝謝理事會的其他理事們讓我有這個機會發言。

一五五．我們剛纔所聽到的言語，可說是對實際情勢極盡歪曲之能事。今天晚上，我不想在答覆所有的問題：現在時間已經很晚，但無論如何，我這次發言的主要內容足以答覆對方所提出的大部分問題。我國代表團並不是以被告身份來到此地的。我們是控訴人而不是被告；已經吃虧的是我們。我今天晚上所以要發言，是因為我們要說明事實的真相，糾正剛纔向理事會發表的那些說話內容的不盡不實之處，免得對不起這次事件中數以百計的受害者。

一五六．在開始講到正題以前，我想請理事會理事們注意下面幾點。土耳其裔的賽普勒斯領袖、庫丘克

博士，也就是賽普勒斯共和國副總統，在上次辯論時曾經分發了他對目前完全違憲情勢的意見，因為依據賽普勒斯的憲法，決定要求召開安全理事會，並向理事會提出一項政策聲明，必須先與土耳其裔的內閣閣員諮商，並取得土耳其副總統的同意。庫丘克博士的意見已經以文件 S/5491<sup>7</sup> 在安全理事會分發過了。

一五七．昨天，我們又自庫丘克博士接到另一件來文，也已經分發過了[S/5551]。<sup>8</sup> 在來文中他再度解釋，為什麼要認為已經組織並來到此地，而組成人員又是像目前那樣的賽普勒斯代表團，所代表的只能說是希臘裔的賽普勒斯社區。為公平起見，我必須說，我國代表團完全同意庫丘克博士的意見：他要求在進行辯論的適當時期，一位賽普勒斯土耳其社區的代表也應該有同樣的權利，向本理事會提出申訴。

一五八．現在言歸正題。

一五九．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希臘裔賽普勒斯代表，Rossides 先生，請求理事會召開一次緊急會議，理由是土耳其威脅立刻就要侵犯賽普勒斯。Rossides 先生提出這樣的請求，所根據的有三點：他說皇家空軍的飛機發現土耳其船隻正開向賽普勒斯；他說依據同盟條約駐在賽普勒斯的土耳其軍隊六百名，正在違反條約義務而行動；他又說，土耳其飛機侵犯了賽普勒斯的領空。Rossides 先生堅持要立時召開會議，會議於深夜十一時十五分開始，一直繼續到第二天凌晨。

一六〇．全世界都知道，Rossides 先生的話都是沒有事實根據的。相反的，事後經證明，皇家空軍關於東地中海土耳其船艇的報告已為希臘裔的賽普勒斯代表所歪曲與虛報。所發現的土耳其戰艦當時正在駛離賽普勒斯而不是開向賽普勒斯。事實上，這些船艦被發現時離開賽普勒斯的海岸還有三十八哩。因為賽普勒斯與土耳其之間的距離是四十哩，所以這些船艦根本是在土耳其的水域之內。

一六一．第二，賽普勒斯英、土、希臘維持和平軍的司令，Young 將軍，已經發表過書面聲明，說明土耳其軍隊完全是遵照他的命令行動的，而且這是依照三個保證國的同意。

一六二．第三，已經證實，當 Rossides 先生要求安全理事會在晚間召開一次緊急會議時，土耳其飛機

<sup>7</sup> 同上。

<sup>8</sup> 同上，第十九年，一九六四年一月、二月及三月份補編。

已經有三天沒有飛臨賽普勒斯上空了。唯一的一次飛行是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勸告賽普勒斯停止流血。

一六三．我們剛纔又聽到關於這些飛行的指說。Kyprianou 先生剛纔說，飛機在屋面上空低飛，使若干居民受到騷擾。可是，我們眼看着如此可怕的事，我只想請理事會的理事們自己去判斷，這些和平飛行的真正嚴重程度，這些飛行並無開火，也沒有使任何人受到損害；爲什麼要就這一點大做文章，我可以請理事會理事們自己判斷。

一六四．大家都知道，安全理事會的理事們對於賽普勒斯代表團的指責甚至不作討論，因爲根本沒有可以討論之處；沒有提出什麼提案，也沒有採取什麼決定。

一六五．現在要問的是，爲什麼要根據完全虛假的指控，如此匆忙的召開一次會議，爲什麼希臘裔賽普勒斯人的代表認爲有必要長篇大論的講述所謂土耳其裔的威脅、賽普勒斯共和國的憲法上的特點、賽普勒斯的政治與司法制度、甚至還要說到城市服務的某些問題。希臘裔的賽普勒斯當局又爲什麼必須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清晨時分作這樣的發言？

一六六．所以要這樣轉移世界視聽，原因是在十二月二十七日，賽普勒斯的外國新聞記者已經能够第一次通過包圍尼古西亞的土耳其社區的希臘裔賽普勒斯恐怖分子的阻礙而與外界接觸。在那一天以前的一個星期中，賽普勒斯的土耳其區的電話線已被剪斷，與外界完全斷絕交通。關於賽普勒斯實際情勢的消息只是經由希臘裔賽普勒斯電臺、希臘裔賽普勒斯社區、以及希臘裔賽普勒斯領袖們所發佈的公報而向外界傳播。十二月二十八日，全世界的報刊纔第一次可以就中立的新聞記者在尼古西亞土耳其區親自見到的情形有所報導。

一六七．他們所見到的，與他們所報導的是非常可怕的消息。安全理事會、聯合國的最高機關、而且在許多情形中也是在我們這個地球上保持和平的最高機構，竟被利用來轉移世界的注意。掩蓋這些可怖的罪行，這只是更加深了那個不幸的聖誕節日的一週間的悲劇。

一六八．請諸位允許我唸幾段很簡短的摘錄。這一段是十二月二十八日倫敦每日快報的記載——恰巧是安全理事會在此結束辯論的那天早晨——標題是“禁城內情”：

“今天晚上我們去到被封鎖的尼古西亞土耳其區，在過去五天中，該區曾有二百至三百的人民被殺戮……我們所看到的可怖景象，真是非筆墨所能形容——在極度恐怖的情形下，居民看來已經驚怖到欲哭無淚的程度，只是像瘋人一樣的在傻笑，這真是比流淚更爲可怖……我們進入一所房屋，地板上全是破碎的玻璃……在浴室中有三個已經死去的兒童伏在他們已經被殺害的母親身上，看去就像一羣蠟像一樣。在隔壁一間屋子，我們也看到一個頭部遭槍擊的婦人的屍體……”

一六九．這是文章的最後一段，只是那篇可怖的報導的一部分罷了。全世界的報刊都刊載了在訪問尼古西亞的頭幾天期間所見到的現場照片。

一七〇．現在再唸一段十二月三十日，由芝加哥每日新聞記者，也就是 Pulitzer 獎金得獎人 George Weller 先生所揭發的一篇報導：

“希臘裔賽普勒斯行動分子圍困六天的結果，使賽普勒斯土耳其人的鬭爭消息無法外傳現在雖然已經有一點消息流傳出來，可是封鎖仍然沒有解除。被圍困的土耳其裔賽普勒斯人沒有報紙、無線電和替他們說話的記者，星期六是他們與來自外界的新聞記者接觸的第一次……從賽普勒斯島北面開來的第一輛美國吉普車報導稱，希臘裔游擊隊已經把幾個土耳其村莊搞成像鬼域一樣……在經過美援機構主管人與美國大使歷時數小時的交涉以後，美援機構已經能向被圍困的土耳其學童供應食物……”

一七一．這些都是在十二月二十八日第一次親眼目擊的事實。也就是安全理事會聽取了毫無根據的指控，說那個小島正在受到強鄰威脅以後的第二天早晨。也就是在世界公正而中立的新聞界、義大利、法國、德國、英國、美國、日本與其他各國的新聞記者刊載了希臘裔賽普勒斯極端派對手無寸鐵的土耳其社區，包括婦孺在內，策劃並實施殘暴大屠殺的親眼目睹的報導以後的數天期間。現在，全世界都可以清楚知道，這個小島在良心上犯下了無法掩蓋的大罪行。正如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五日義大利報紙 Il Giorno 日報所載：

“我們正親自見到土耳其人從村莊撤離：成千的土耳其人離開他們的家園、田地與牲口。希臘人的恐怖行爲是沒有止境的。時至今日，這些可怖與殘暴的行爲已經是有目共睹沒法掩蓋的了……”

一七二．這是國際新聞界所同聲譴責的罪行。一九六四年一月十六日的瑞士的新蘇里克報稱之為“殘酷行爲”。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的巴基斯坦回教世界也稱之為“殘害人羣”。一九六四年二月三日的 Figaro 報上，Max Clos 也引述了一位賽普勒斯戰鬪團一個恐怖主義組織的成員的話：

“馬卡里奧在十二月二十六日簽定停火是不對的。他應該讓我們再有二十四小時的時間。如果能夠這樣，那末尼古西亞就根本不會再有土耳其人了。”

一七三．在聖誕節的一個星期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燒毀土耳其人的房屋，在一九六四年一月一日倫敦的每日先鋒報上也有描述說是“景象可怕……在恐怖的一夜之間，三百五十名村民、男女老幼、全部不見了。他們全都是土耳其人”。

一七四．第二天的倫敦每日簡報又報導稱：

“(尼古西亞)城中土耳其人的房屋被包有火油布的箭頭射擊而起火，又有一百名賽戰鬪團的硬硬派團員帶着武器在城市與鄉村出沒。”

一七五．一九六四年一月十四日，倫敦每日郵報報導稱，“經發現約有二、三十名土耳其人被草草掩埋於壕溝中”。

一七六．這就是在賽普勒斯代表團企圖利用安全理事會為烟幕、混淆世界視聽、並製造輿論，轉移全世界注意力，以便爭取時間完成他們的陰謀的幾天內，在賽普勒斯所犯下的若干罪行。

一七七．我國代表團對安全理事會關於本問題的上次會議所以要說得這樣詳細，就是因為要促請這個聯合國最高機關的理事們注意那種一再想假借其威望的企圖。土耳其是聯合國的一個創始會員國，也是前國際聯合會的一個會員國。土耳其共和國自創立以來就一直是最熱烈的擁護國際合作、集體安全、和平解決爭端、尊重人權、裁軍以及人類博愛與尊嚴的。總之，土耳其一向，並仍然是聯合國憲章的原則與宗旨的最忠誠的支持者。我們曾經在聯合國的旗幟下在朝鮮以我們子弟的血來證明我們對聯合國原則的忠誠。對於諸如裁軍與在世界各不同地區維持和平的問題上，土耳其也一直與所有其他會員國合作。土耳其已經支付了全部應難經費，因此，已積極支持聯合國所主持的維持和平行動。總之，聯合國是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基礎。我們相信，如果要拯救人類免受慘重災害，就只

能寄希望於這個莊嚴的組織。所以，我們認為任何大小國家想利用本組織為護符以遂其陰謀，並且想把開會視同兒戲，是斷斷不可以的。

一七八．在三天以前的夜間，安全理事會的理事們又接到另一次要求，硬逼着要召開一次緊急會議，藉口是賽普勒斯的土耳其軍隊又要馬上出動，進行干涉了。希臘裔賽普勒斯人最近一次要求召開理事會會議的請求，恰巧也就是在全世界因上一天夜間，希臘裔賽普勒斯警察與成羣結隊的平民在利美索土耳其人居留區展開預先計劃好的攻擊而感到大為震驚的時候。外國新聞記者，例如路透社的 James Broun 與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 Winston Burdett，以及合衆社、國家廣播公司與其他新聞媒介的新聞工作者的目擊報導全都同意一項事實，就是這一次預謀的攻擊是由數百名備有精良武器的希臘裔賽普勒斯人所發動的，有二輛裝有機關槍的裝甲鏟土車參加行動，而且據報有一次還有一輛土製坦克車毀壞了土耳其診療所一處，裏面當時還有病人躺在牀上。

一七九．一篇路透社的新聞報導引述了聯合和平軍司令，Peter Young 將軍所說的話如下：

“今天凌晨希臘方面在一輛土製坦克車、一輛鏟土車、以及如迫擊砲，據說還有臼砲等各類攻擊性武器的支持下主動展開了攻擊。我們在上一天晚間就曾接到警報，但是(賽普勒斯)政府的一名很高級的部長曾向我保證說此等事不會發生。”

一八〇．利美索土耳其居民所受到的災難在世界各地的報刊、無線電與電視也都有很詳細與生動的報導。對於那次野蠻攻擊，世界輿論都感到震驚，感到難以相信。可是，在賽普勒斯本地卻並非如此。據二月十四日早晨，也就是利美索大屠殺的第二天的合衆社報導，希臘裔賽普勒斯報紙以大字標題刊載：“我們已經得勝——向英雄們致敬”，以及“土耳其人已被擊滅——斃七十名”。還有，依據二月十五日紐約先鋒論壇報的報導，與土耳其區的淒涼景象相反，佔地大五倍的希臘區卻呈現一片節日景象，有一名希臘裔警察誇口說，在希臘人方面一無死傷。

一八一．我們所要應付的就是這一類人。希臘裔賽普勒斯恐怖分子的腦海中，全都充滿了這種思想。這也就是今日的暴衆的想法。他們因為沒有能夠進行更大規模的殺戮，感到很是不滿，因而對文明世界大為生氣。

一八二．我很知道，我所講的某些情節，一定聽來難以置信，令人無法相信。可是很不幸的，這些卻全都是事實，理事會的理事們想必都注意到，我在引述消息時是非常嚴謹的，只引證了公正的來源。我並沒有引述土耳其方面的消息。

一八三．主席，現在請容許我簡單地說一說賽普勒斯糾紛問題的真正癥結所在。

一八四．如所週知，賽普勒斯是一個兩個不同社區居住的島嶼，每一個社區都有其自己的語言與宗教，並且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與種族背景。佔全人口約百分之八十的較大社區就是希臘社區；佔全人口約百分之二十的較小社區就是土耳其社區。賽普勒斯的總人口是五十八萬人。這個島離開小亞細亞，也就是土耳其本土的海岸約有四十哩。在歷史上，賽普勒斯曾經隸屬於西里亞、波斯、阿拉伯、東羅馬帝國等帝國，也曾隸屬於路西尼人、威尼斯人與土耳其帝國。這個島嶼與小亞細亞一向有很緊密的聯繫，在命運上休戚與共，而且在有史以來的大多數期間都構成小亞細亞的一部分。

一八五．一九二三年，土耳其經由洛桑條約將賽普勒斯的主權割讓給大不列顛，該國在一八七八年經由一項特別安排曾取得了對該島的有效管制。從此以後，一直到一九六〇年建立一個獨立共和國的時候為止，賽普勒斯就一直是一個英國殖民地。

一八六．當賽普勒斯是英國殖民地的時候，希臘裔賽普勒斯人經常鼓吹要實現“合併”，也就是要使賽普勒斯歸併於希臘。土耳其裔賽普勒斯人方面則要求將該島歸還給土耳其。這個問題雖然曾在聯合國內外的會議中經過冗長的辯論與激烈的爭辯，但是始終沒有得到結果，可以依照上面所說的任何一項辦法使問題得到解決。

一八七．我不想再舉出在聯合國的冗長辯論中所曾提出過的正反論點，因為本理事會的理事們對此都已知之有素。可是，我想提一提，在一九五八年，兩大社區之間的敵視已經到達了很危險緊張的程度，當時出現的嚴重危機可說已危害到東地中海的和平與安定。

一八八．土耳其與希臘兩國政府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感到他們對賽普勒斯兩大社區與維持世界和平所應當負的責任，纔於一九五九年二月蘇里克會議時達成了一項妥協辦法。這項妥協辦法後來在倫敦會議

時為大不列顛與賽普勒斯的兩大社區所批准，也就構成了賽普勒斯島當前憲法與法律地位的根本基礎。

一八九．倫敦協定與蘇里克協定的目的是要確保居住在該島的兩大社區間的均勢與和諧，保障土耳其、希臘與聯合王國的利益，並給該地區帶來和平與安定。賽普勒斯就在這樣的情況下獲准獨立，並通過了適合當地實際情勢的一部特別憲法，同時還締結了幾項條約。

一九〇．這部憲法規定賽普勒斯成為在一個由總統為首的政權治理下的共和國，總統由一名希臘裔賽普勒斯人擔任，副總統則由一名土耳其裔賽普勒斯人擔任，分別由賽普勒斯的希臘社區與土耳其社區選舉。憲法又規定兩大種族團體，就是希臘與土耳其應享有完全社區自治。憲法也載有許多條款，目的在於確使土耳其社區可以公允參加立法與政府事務。為了要避免在人數上佔多數的希臘社區完全忽視土耳其社區利益的那種可能危險，規定副總統在外交政策、國防與安全等方面的某些事務上，應享有否決權。關於徵收稅款，憲法規定必須有國會中的土耳其裔與希臘裔議員同時以多數通過。

一九一．除了憲法以外，還締訂了一些條約，保證該島依據憲法所取得之地位，同時對賽普勒斯與該地區的互相防衛也訂有規定。擔保條約的目的是要保證賽普勒斯的獨立、領土完整與安全，以及憲法中的一些基本條款。依據這個條約，賽普勒斯共和國擔允遵守憲法。希臘、土耳其與聯合王國方面則保證基於賽普勒斯憲法的基本條款而造成的事態。三國又進而擔允在遇有違反條約與憲法情事時應為了確使所擔允義務受到尊重所須採取之必要措施，共同進行諮商。條約也規定，如果無法採取共同與經過磋商的行動，那麼擔保國中的每一個國家都有權採取單獨行動，以期恢復由條約而造成之局面。土耳其、希臘與賽普勒斯共和國所締訂的同盟條約設立了一個三國總部，並規定土耳其與希臘都可以在賽普勒斯有一定人數的駐軍。若干日以前，Kyprianou先生就是為了這些軍隊而提出申訴的。

一九二．應該記住的是，這些條約與憲法的基本條款代表所有關係方面都能接受的一項折衷辦法，因而也構成賽普勒斯所以能夠獨立的根本理由。假如沒有這些保證，沒有憲法的基本條款，賽普勒斯乃是不可思議的事。數星期來的悲慘事件不幸已經顯示，即使有了這些保證，也不足以使土耳其裔賽普勒斯人免

受希臘裔賽普勒斯人中的某些極端分子的瘋狂行為與頑固成見的侵害。

一九三．此項折衷辦法是在聯合國與一些國際會議中經過冗長與激烈的辯論而纔達成的，當時曾使每一個與會人士都相信有必要建立一項制度，照顧到所有關係方面的權利與合法利益。這個辦法也是完全符合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五日經聯合國大會全體一致通過——我再說一遍，全體一致通過——的決議案一二八七(十三)的。這件決議案內容如下：

“大會，

“業已審議賽普勒斯問題，

“覆按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六日決議案一〇一三(十一)，

“深信當事各方定將繼續努力，以期依照聯合國憲章獲得和平、民主與公允之解決。”

一九四．賽普勒斯問題當時已辯論了四年，因而聯合國一致決定，達成圓滿解決的唯一辦法就是由關係各方進行直接商談，以期達成和諧的均勢，照顧到各方面的合法利益。當時土耳其對於能夠通過蘇里克及倫敦協定達成和諧解決，特別感到高興。土耳其對賽普勒斯關懷絕不是因為要想擴張領土，或是爲了有任何野心想取得威望，或達成私利目的。從開始時起，土耳其的主要關懷一直就是在於保障在地理上構成小亞細亞一部分的這個島嶼上的同種人民的權利與生命。同時，土耳其對於維持東地中海的和平、安定與寧靜，也是有利害關係的，因為土耳其在該地區有最長的海岸線。每當這個重要地區的和平受到侵害時，土耳其都有捲入衝突的危險。因此，土耳其的真正利益在於維持賽普勒斯兩大社區可以和平共存的情形。維持此種情形的唯一方法很顯然的就是要消除一個社區壓迫其他一個社區的可能性。因此，土耳其自始就強烈感到賽普勒斯問題的唯一合理與持久解決辦法是對那個較小社區，也就是土耳其社區，提供適當保證。

一九五．所以，土耳其希望在其地中海邊界能夠有持久和平與安定，也是爲了賽普勒斯島上的兩大社區，希臘與土耳其社區的福利、安全與幸福，希望他們能夠各自管理自己的事務，在和平與安寧的環境中共同生活。

一九六．我先前所提到的互相關連的一些條約連同賽普勒斯憲法，如果能夠秉誠意實施，很可以構成賽普勒斯與當事各國間的持久和平與和諧共處的基礎。

可是，重要的是所有當事方面都必須毫無保留地接受倫敦與蘇里克協定，並真誠願望這些協定能夠有效而順利的實施。很不幸的，不久以後的事實顯示，在簽署協定當時並沒有提出任何反對的馬卡里奧大主教，卻決意要千方百計地改變賽普勒斯島的地位，特別是要撤銷對土耳其社區所提供的保證。

一九七．馬卡里奧主教不但拒絕實施憲法的基本條款，而且還許多次的公開聲明，他將儘早設法廢止這些基本條款。在我們的檔案中就可以找到各式各樣的這一類的聲明。雖然土耳其社區與土耳其政府曾經警告過他，這樣做是很危險的，但是他卻仍然一意孤行，不肯改變主意。去年八月馬卡里奧大主教公然宣稱，他認爲一九六四年是依照他的願望變更憲法的適當時機，雖然土耳其社區已經提出過警告，說這並非重新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此後所發生的事件已經顯示，這個預告是如何可悲地正確。

一九八．其後，在加緊鼓吹廢止國際條約與憲法基本條款的期間，希臘裔賽普勒斯人的領袖們公然揚言，他們的意思是想要保有在多邊會議中所取得的好處與利益，以及當時所達成的妥協辦法，然而，他們卻決意要取消全部有利於對方的協議，而事實上，其他關係方面當時所以能夠接受這樣的安排，就是爲了有此類協議辦法。

一九九．一九六三年十一月，馬卡里奧大主教向副總統庫丘克博士與三個保證國提出了一件備忘錄，對修正憲法的基本條款提出了十三件提案。這些提案的目的是要根本改變賽普勒斯島的目前地位，並取消蘇里克與倫敦協定中認爲爲保護土耳其社區所必不可少的一些土耳其人的權利。土耳其社區表示無法接受此類危害其根本存在的提案。土耳其政府是擔保國之一，也表示反對馬卡里奧大主教的提案。

二〇〇．在此期間，希臘裔賽普勒斯報紙與無線電廣播大肆叫囂並加緊進行反土耳其的宣傳，鼓動對土耳其社區施行威嚇，以暴力使之屈服。除了報紙與無線電的宣傳以外，希臘裔賽普勒斯人的地下組織也磨拳擦掌的加緊準備，向其黨徒們散發武器。賽普勒斯戰鬪團這個恐怖運動的領袖是 Polycarpus Yorgadjis，他在過去與現在都同時在馬卡里奧政府中擔任內政部長職位，單憑這一點，希臘裔平民與地下恐怖分子就可以很輕易的取得數量龐大的各式各樣的武器。警察中的土耳其裔成員已被繳去武器。土耳其裔賽普勒斯人所居住的地區也逐漸的爲希臘裔警察所包

圍。在這些準備工作正在進行時，希臘裔賽普勒斯領袖們不斷壓迫土耳其社區接受他們的要求，並對土耳其社區進行恫嚇，出動警察非法闖入土耳其人的私人住家、機關與團體。

二〇一．行動是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晚上開始的，當時希臘裔警察殺害了兩名土耳其人，一男一女，並使在汽車中行進的另五人受傷。第二天，希臘裔賽普勒斯警察向土耳其裔學生開槍，使兩名青年因而受傷。曼徹斯特導報駐尼古西亞記者 Michael Wall 對這件事與上面所提到的那件事是這樣報導的：

“…十二月二十二日清晨，有土耳其人男女各一被殺害。無疑的，某些希臘人一直在故意挑釁，迫使土耳其人出戰。在此以前的一兩個星期中，穿平民衣服的希臘人在尼古西亞要查看土耳其人的身份證件，引起了很大的不滿。十二月二十三日，希臘裔武裝警察又槍擊土耳其裔學童。”

二〇二．這些事不過是希臘裔賽普勒斯恐怖分子對土耳其人不但在尼古西亞而且在全島各地全面出擊的開始，在賽普勒斯的許多地區，土耳其社區的周圍全是人數多出許多的希臘社區。在聖誕夜，賽戰團的恐怖分子就曾對尼古西亞附近的卡伊馬克里住宅區進行了一次不光明的襲擊。絕大多數的土耳其婦孺就是在那次攻擊中慘遭殺害的，這有當時目擊的英國記者的報告可以證明。希臘裔賽普勒斯人到處都有系統的使用像臼礮與機關槍那樣的重武器進行攻擊。在那次攻擊中，希臘裔賽普勒斯恐怖分子進入土耳其裔賽普勒斯人的住屋，在槍枝恫嚇之下帶走了成百的婦女與兒童，作為人質。在一處地方，由於英國軍隊出面干涉，纔沒有使七百個人被帶走。但很不幸的，有一百六十人至今下落不明。

二〇三．土耳其裔賽普勒斯人不得不臨時想辦法採取防衛措施，可是因為他們所有的只是舊式的獵槍與一些其他種類的小型武器，所以他們傷亡慘重。

二〇四．在賽普勒斯的土耳其社區遭受此種災難的期間，希臘裔賽普勒斯政府的整個機構與攻擊的一方採取一致行動。土耳其區的糧食、醫藥與用水供應都被斷絕。土耳其區的電報、郵政與電話交通也被切斷。

二〇五．從這些可悲事件開始發生時起，土耳其政府就盡量設法制止戰鬪。在向兩大社區的領袖們呼籲無效之後，土耳其政府又籲請希臘與聯合王國共同

努力，恢復這個多災多難的島嶼上的和平。在數百名土耳其人慘遭殺害，更多的土耳其人受傷以後，纔取得馬卡里奧大主教的同意，在賽普勒斯島達成一項停火協議，自十二月二十五日起生效。

二〇六．儘管達成了停火協議，希臘裔賽普勒斯恐怖分子卻繼續經由謀殺、縱火與掠奪等行為施行恫嚇，所謂賽普勒斯保安部隊也參與其事。世界各地的報紙對於這種恐怖行為都有很詳細的報導。Pulitzer 獎金得獎人，George Weller 在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芝加哥每日新聞中寫道：

“Skyloura 是住有二百八十個土耳其人與七百五十個希臘人的一處市鎮…起火燃燒的只是土耳其人居住的半個市鎮…在聖誕節停火三天以後，Skyloura 被縱火焚燒。”

二〇七．一九六四年一月二日的倫敦泰晤士報也報導稱：

“Omorphita 郊外的土耳其區曾發生大火…希臘人向一些土耳其人的住屋縱火。”

二〇八．Bernard Jordan 在一九六四年一月七日的倫敦每日郵報寫道：

“今晚 Omorphita 又有一些住家起火。在上星期土耳其人逃離自己家園的那個地區，我點數到有十一處火頭。”

二〇九．一個星期以後，在一九六四年一月十四日每日電訊上也有這樣的報導：

“…在 Ayios Vasilios 村外發現有土耳其人的屍體被草草掩埋…在希臘人告訴土耳其人說有十一個屍體被掩埋在該地以後，纔有人開始尋找屍體…”

二一〇．一月二十三日，Bairaktar 回教堂被炸。這個回教堂位於尼古西亞希臘區的中心，一向為土耳其裔賽普勒斯人奉為聖地。

二一一．在開始發言時，我曾經具體的說到過最近在賽普勒斯發生的可悲事件，足以證明當地情勢仍然是極端嚴重。事實上，賽普勒斯政府已經不是一個行憲政府，因為在作成任何決定以前，已經不再與副總統與內閣的土耳其裔閣員諮商了。已經不再有合法的權利當局行使法令。政府軍火庫中的全部武器已經被分發給參加警察部隊的一些完全不負責任的份子。現在，前警察部隊的成員正在與賽戰團的恐怖份子聯合行動，在島上進行殺戮、縱火與掠奪。

二一二．不可數計的武器繼續被運到賽普勒斯，並很快的分發到不負責任的希臘平民恐怖份子的手中。

二一三．就在昨天，賽普勒斯的英軍司令部就曾發佈新聞公報如下：

“希臘船 Dimitrios 號在 Famagusta 卸貨時，有一些箱子跌開了，箱內裝載的物品也就暴露了。裏面所裝的是軍火與炸彈。希臘裔賽普勒斯警察隨即圍住這些箱子。這艘船在快到下午二時，貨物尚未卸完時就匆匆出海。”

二一四．從這個事件就可以看到賽普勒斯當前的情勢實在是非常嚴重——非常危險的。

二一五．在此種可悲情況下，曾經本着保證條約的文字與精神，並在不同階層通過國際合作，作過不少努力，設法為賽普勒斯的維持和平行動找一個實際而可行的辦法。可是，所有這些提案全都為馬卡里奧大主教與希臘社區的領袖們所拒絕。有幾次，希臘裔賽普勒斯領袖們曾提出了一些條件，但這些條件做到之後，他們卻又以不同的理由拒絕提案。大部分的世界輿論已開始明白，希臘裔賽普勒斯領袖根本不願意看到在島上有任何種類的警察力量。相反的，他們所要的是聯合國的某種決議案，使他們可以任意解釋為似乎國際條約已經廢止，似乎義務也已不再存在——依照此種解釋，不但他們對保證國，而且對整個文明世界所應負的義務也可以認為已經消除，使他們能夠無所顧忌的徹底消滅土耳其裔的賽普勒斯人。

二一六．安全理事會的全體理事們一定都同意，不僅是國際法，就是國際道義與公理，對於這樣的陰謀都是要反對的。

二一七．對於與安全理事會更直接有關的此種可悲情勢的某些方面，我還想最後說幾句話。在面臨目前這樣的大悲劇的時候，世界輿論都在注視着安全理事會。數以千計的無辜男女老幼的生命，世界那一特別敏感地區的和平與安寧，還有同樣重要的，人類的良心與道義，全都與這次理事會的討論息息相關。

二一八．土耳其現在來到安全理事會，對於這個莊嚴機關，也就是聯合國的最高機關的全體理事的智慧、公平與深切的責任感，是具有充分信心的。安全理事會所面臨的是一個嚴重的問題，無論從國家或國際方面來說，這個問題的人道與道義方面對於人類關係的前途都是有非常重大的關係的。這個莊嚴機關的態

度可能足以決定人類今後在這個星球上的生活將會恢復到中世紀的極度野蠻，還是仍然可以維持某種程度的公義。

二一九．試問，安全理事會現在應該如何纔能最有效的把和平與安寧帶到這個多災多難的賽普勒斯島？

二二〇．第一，我們希望理事會全體理事千萬不要再節外生枝，或是使當前這種極端不幸的情事成為一個冷戰問題，以致使賽普勒斯問題無法解決，甚至使雙方更各走極端。

二二一．第二，安全理事會是聯合國的一個機關，必須遵行憲章的原則與宗旨。憲章前言規定要尊重由條約與國際法其他淵源所生之義務。事實上，也只有尊重國際條約所載的義務，纔能奠定國際關係的安定基礎。如果不是這樣，結果就一定造成非常混亂的局面，在當前這個原子時代，就將為全人類帶來災難。所以，安全理事會對向它提出的所有問題，當然必須特別謹慎小心，對條約權利與義務必須要尊重。

二二二．當然，我並不是說所有條約都是恆久不變的。現在的問題是這樣：一項國際條約——由兩個以上國家通過正式商談、簽署並批准的條約，是否可以由安全理事會的一件決議案而加以廢止、停止生效或修正？這就是安全理事會的理事們現在必須回答的問題。

二二三．希臘裔賽普勒斯領袖們所念念不忘的也就是要想作到這一點。他們似乎認為聯合國的這個負責機關可以受到蒙騙而倉促之間作成表面看來是完全無害而又合理的一項決定，但是對他們來說，卻可以加以利用而廢棄任何種類的限制與義務了。這也就是為什麼在十二月二十七日與二月十五日的夜間利用即將遭受突擊的假警報要求安全理事會急不及待的召開會議的理由。他們認為本理事會的理事們會驚恐失措，在倉卒之間通過一件決議案，使希臘裔賽普勒斯領袖們可以自行解釋，以便達成別有用意的目標。可是，大家都知道，國家的重大利益與千千萬萬人民的生命與權利是絕不能經由程序方面的花招、出奇制勝的策略、或在狹義的文字上用功夫而隨便加以決定的。

二二四．對於賽普勒斯來說，也必須是這樣的。如果能夠開誠佈公，將問題作公開而真誠的討論，那麼賽普勒斯問題是可以解決的。這個位於我們地中海海岸以外的美麗島嶼，從地理文物上講具有切必要條件，

可以為希臘社區與土耳其社區提供繁榮而幸福的前途。土耳其將盡其所能，協助促成此種可喜的發展。

二二五．但最近的可悲事件已經證明現有制度不足以保證賽普勒斯土耳其社區的權利與生命。可是，如果所有關係方面都能本着善意以現實的態度來處理這個問題，那麼我們也沒有理由不能設想出一個更實際可行的辦法，使兩大社區在和平與友好的環境中共同生活。

二二六．在另一方面，最迫切的問題是應該如何馬上制止流血與暴亂。文明世界不忍想像上星期在尼古西亞、Skyloura、Omorphita、Ayios Vassilios、利美索與其他地區所發生的可怕事件的重演。

二二七．然而，正當我們在這裏討論當前局勢的時候，另一次大悲劇又在賽普勒斯發生了。我現在要引述昨天出版的紐約先鋒論壇報的如下報導：

“七百名土耳其裔賽普勒斯人在被希臘裔賽普勒斯人的非正規部隊與警察逼迫離開他們的家宅以後，被驅入賽普勒斯西北部一度曾是兩族雜居的這個村莊的一所中學校的校舍之內，無法脫身。”

報導接着又描述這些人民如何在槍口威脅之下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宅，他們的住屋又如何被燒毀，並由鏟土機拆除；報導指出，他們現在被持鎗的希臘裔非正規部隊包圍在一所土耳其學校校舍之內。

二二八．我現在要提請理事會理事們注意希臘裔賽普勒斯代表團的一項新聞公報，其中載稱，聯合國的代表曾經就地進行視察，大抵一切情形都很正常。我曾經查閱過聯合國的檔案，並查詢此事。賽普勒斯的聯合國代表從來就沒有遞送過這樣的報告。

二二九．諸如此類的殘暴和野蠻行為必須加以制止，必須立刻停止。這些令人髮指的罪行也必須加以調查。犯有此種罪行的人也必須懲處。文明世界絕不能容許一小撮狂熱的瘋人把世界拉回到中世紀時代。殘害人羣的罪行是絕對無可寬恕的。有計劃的屠殺也是絕對不能容許的。這些殘酷的暴行必須立刻、並無條件的停止。要等到局面恢復寧靜以後，我們纔能夠轉而處理憲法與其他事項。

二三〇．我已經說過，從這些可悲事件開始發生的時候起，土耳其政府就一直盡其力之所能，設法制止流血與暴亂。與此同時，土耳其雖在對方肆意挑釁之下，在自己的態度方面還是顯示了高度的忍耐與緩

和。土耳其曾主動提出由三國採取和平行動；土耳其也曾籲請所有國家的元首與許多國際組織給予道義支援、制止流血；土耳其也曾請求歐洲理事會對屠殺事件進行一次國際調查；凡是可以改善賽普勒斯當前局勢的一切實際有用的辦法，土耳其都已經接受了——土耳其將贊成任何足可解決此種可悲局勢的解決辦法。

二三一．我們希望所有關係方面都能表現出同樣的忍耐、同樣的緩和態度與同樣的善意，以便達成一項為所有關係方面都能認為滿意的解決辦法。我們也希望安全理事會的討論會有助於達成此項目標。

二三二．主席：我現在請希臘代表發言。

二三三．Mr. BITSIOS (希臘)：安全理事會在目前這樣嚴重的情勢之下審議賽普勒斯問題，我們在提出自己的想法與論點時，斷不可以再意氣用事。因此，我們必須把這次危機中僅屬於衝突的表面徵象的因素加以隔離，不要只顧眼前的爭執，因為意氣用事的結果，這些事已經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了。

二三四．我必須提出的另一點是，在聽取了土耳其代表的發言以後，我們也必須離開這個問題的歷史背景，避免走到我只能說是太滑的地上去。

二三五．我這樣說，並不是低估在賽普勒斯所發生的這些事件之可悲。希臘政府與人民對如此多的人民遭到重大災害，感到深切痛心。我們對於一切暴力行為，也很感痛心；暴力只能引起更多的暴力。

二三六．從這次危機開始的時候起，我國政府就堅決主張應該平心靜氣，採取和平行動。我們已經盡全力阻止衝突之擴大，也曾避免一切挑釁行為。眼看着在臨近賽普勒斯的地區採取軍事措施，我們仍然力自克制。因為我們採取了這樣的態度，所以纔能避免雙方針鋒相對、採取措施與反措施，而造成危險的局勢。

二三七．同時，在關係國家的首都進行很棘手的會談，以期找到一項辦法，建立一支可以在賽普勒斯恢復並維持秩序的國際軍隊的期間，希臘曾經發揮了積極、甚至可說是建設性的作用。希臘政府已接受了成立這樣一支部隊的原則，並同意這支部隊應交由聯合國節制。希臘也主張關於這支部隊的指揮部的組織與軍隊的任務，都應該有很明確的規定，使賽普勒斯共和國的基本利益有所保障，也就是維持其獨立與領土完整。希臘依據這些原則也主張任何在這一方面

的安排以及政治談判的方式，都應該事先取得主要關係方面的同意，首先是賽普勒斯共和國政府的同意。

二三八．我國政府也就是依據此項明白表示的條件，纔在原則上同意在會談的各階段所提出的一些提案的。假如說這些由具有政治遠見的人士本着促進和平的願望而提出的提案沒有能實現，那無非是因為它們沒有能對一個感到自己的命運與花了不少代價得來的獨立受到威脅的國家，提供充分保證。

二三九．安全理事會這次會議，與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必須召開緊急會議〔第一〇八五次會議〕時的情況很是相同，這是很不幸的。在這一方面情況相同，雖然很可遺憾，但卻也並非偶然的。理事們當可記得，在十二月二十七日，賽普勒斯共和國代表曾經提請我們注意土耳其海軍曾在賽普勒斯海岸外進行示威，並有土耳其的軍用飛機飛臨賽普勒斯上空，進行威脅，目的似乎都是在威嚇希臘平民，並為土耳其少數派壯膽，製造印象，以為土耳其軍隊馬上就要登陸。

二四〇．我可以請理事們自己判斷，自那時起不斷地在離開賽普勒斯海岸很近，而又在如此嚴重的局勢之下不斷進行軍事示威，是否真正能對其他政府，也包括我的政府，為設法恢復賽普勒斯的和平而作的不斷努力，會有幫助。無論如何，可以斷言的是，此類行動對於每一階段的會談都有很重大的影響，以致最後使會談歸於失敗。

二四一．當然，我們儘可就此項所謂干涉的權利辯論不休，是在我看來，就法律觀點而言——也就是對擔保條約中有名的第五條第二款的解釋而言——只有國際法院那樣的一個機關纔可以作出權威性的判斷。但是，從政治上講，當一些國家正在進行會談，找尋方法幫助恢復秩序的時候，當聯合國本身也在處理此事的時候，此種干涉行動到底是具有積極作用，還是會像我們所慮，反使這場衝突更形擴大？

二四二．我心中總認為，即使那個自稱有這種干涉權利的國家也不會真的相信行使這種權利會有利於保衛它自稱正在保衛的利益，或是國際社會的較大利益。賽普勒斯在受到此種威脅，並感到失望之餘，就轉而向聯合國與安全理事會呼籲。賽普勒斯所要求於理事會的，也無非是幫助恢復正常的情况，使造成內部分裂的一切問題能够在不受外來威脅的氣氛中，加以客觀的研究與分析，並開始平心靜氣的討論，以期找到為所有關係方面都能接受的解決辦法。

二四三．我們必須承認，此種條件目前並不存在。我們所以要到這裏來開會，也就是為了這個緣故。

二四四．關於若干基本問題，賽普勒斯能够希望得到明確的答覆，得到全世界都能聽到，而且在相同的事例中又可以一體適用的答覆。對我們目前在聯合國中的人來說，又有誰可以絕對保證，有一天他不會在自己的國家中面臨同樣的問題，同樣嚴重的危機呢？

二四五．現在所要提出的問題是：現在是否有本組織的一個會員國正在經歷一次國內危機？試問這個國家是否有權也許在其他國家的協助下，可是絕不受任何威脅或恐嚇，而找求問題之解決？

二四六．賽普勒斯代表剛纔曾告訴我們說，他的國家並不拒絕此種協助。事實上，賽普勒斯願意請求此種協助，不但是為了解決一些基本問題，而且還為了解恢復其領土內的和平與安寧。但與此同時，賽普勒斯要求尊重其獨立與領土完整。

二四七．賽普勒斯的獨立與領土完整的概念是一九五九年所達成的安排的根本基礎，當時曾經由此種安排，使東地中海的嚴重情勢得以宣告結束。

二四八．在大會第十二屆會與第十三屆會時曾參與有關賽普勒斯問題辯論的那些人士當能記得，某些關係國家曾向本組織提出過威嚇性的警告，說假如聯合國宣佈贊成民族自決，那麼那次衝突就有擴大，以致超越賽普勒斯國境的危險。

二四九．因此，雖然自決權利為憲章的基本權利之一，但賽普勒斯人卻未能行使此種權利。有人要賽普勒斯人民為了和平而犧牲此項權利。他們當時所以同意了使他們很感失望的蘇里克與倫敦協議，主要也就是為了這個原因。

二五〇．在自己克制與忍讓的事例中，很少有像賽普勒斯的希臘人那樣的不惜犧牲的了；所以，我們在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必須要清楚記住這一點，然後纔能了解賽普勒斯人的心情，就是如果為了要應付一次新的危機而必須作出新的犧牲的話，那麼應該有所犧牲的，並不是他們。

二五一．照其設立的辦法，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〇年間取代殖民政權的賽普勒斯的地位，至少保全並保證了賽普勒斯的獨立、主權與領土完整。

二五二．通過國際社會的承認，及自己參加國協與加入聯合國，賽普勒斯共和國已經在法律上與事實上明確地建立了自己的國際地位。

二五三．試問，任何對現有局面的直接或間接、公然和偽裝的攻擊——因為現在正有人企圖施展手法譁言“分治”——豈非就等於要使我們從新回到一九五九年以前的那種爆炸性情勢，而且在造成混亂的局勢以後，唯一可以促成賽普勒斯和平的可靠條件也就不再存在，以致又須為整個問題重開談判。這一點難道還不够明白嗎？

二五四．三個擔保國與賽普勒斯共和國必須共同致力於一個目標，就是恢復賽普勒斯的秩序，以期為當前問題找到一個基本解決的辦法；只要混亂的局面一天存在，國際衝突的危險一天不消除，問題也就不會有根本的解決。意見雖然不同，但所牽涉的只是方法而已。我們也並不是對所有的問題都有很精確的答案。但是我們可以相信，賽普勒斯人民既然完全信賴這個國際組織處理他們的問題，那麼本組織所提出的任何處理辦法必然不會違背憲章的文字與精神的。

二五五．因此，賽普勒斯代表要求理事會——憲章賦與保衛和平與國際秩序的任務的理事會——轉請所有會員國尊重賽普勒斯的獨立與領土完整，也就是當然的事了。希臘政府忠誠信守自己的義務，自當全力支持賽普勒斯政府的要求。

二五六．此外，我們希望安全理事會也將依照聯合國王國代表的請求，採取足以挽救當前危險情勢的一些步驟。

二五七．我們也希望理事會能幫助我們組成一支國際部隊，從而恢復賽普勒斯的和平，同時並促成會談，使問題得以解決，並由聯合國節制這支國際部隊的全部行動。

二五八．主席：今天下午的發言人名單上已經沒有人了。但賽普勒斯代表表示願意簡短的向理事會傳達他在會議進行時所得到的某些消息。假如無人反對，我現在將請他發言。

二五九．Mr. KYFRIANOU (賽普勒斯)：我目前不想對土耳其代表的發言提出任何答覆。我將在這

次辯論的較後階段再提出答覆。可是，我認為應該讓理事會知道正當安全理事會因討論賽普勒斯問題而開會，可能也正就是土耳其代表開始發言時纔接到的一些消息。這是從安卡拉來的消息，我現在宣讀：

“土耳其政府新聞部長 Ali Ihsan Gogug 先生，今天提出警告稱，如果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不能為賽普勒斯問題找到一項解決辦法，結束‘幾乎必然’會引起全面的種族戰爭，到時候土耳其也就‘不得不被迫出面干預了’。

“他又告訴記者們說，如果馬卡里奧總統‘仍然採取不可理喻的態度，土耳其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也就不得不使用武力了’。

“該部長又說，賽普勒斯的土耳其人遷離希臘區，就表示分治已在事實上存在。土耳其並不反對同時派遣希臘與土耳其的軍隊進駐一條協議分治線的兩邊，‘在各自的社區維持紀律’。

“他又說，唯一的持久解決辦法是通過一個聯邦國家的形式，使兩大社區分治。

“在答覆問題時，該部長又說，這樣的一個聯邦以後很可能會成為兩個獨立的國家，最後自行選擇與希臘及土耳其合併。他說，土耳其並不反對此種事態的出現，因為這就是說分治的結果將形成一條希臘與土耳其的邊界，而‘希臘與土耳其彼此並不想作戰’。

二六〇．這是今天正當理事會討論本問題時，土耳其政府的新聞部長所發表的談話。

二六一．主席：謝謝賽普勒斯代表。發言人名單上已經沒有其他名字了，我建議理事會現在散會，到明天，也就是二月十九日，下午三時再開會。

二六二．既然無人反對，我就認為理事會已經同意我的建議。

決定如議。

午後七時二十分散會

## 如何購取聯合國出版物

聯合國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之書店及經售處均有發售。

請向書店詢問或逕函紐約或日內瓦之聯合國銷售組。

##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